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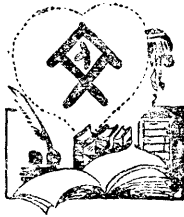
780

洪爲法著

總理故事集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鴻英圖書館

登記 35091
書碼 329.248/260
到期 24/4/25
價格 ~~5~~ 0.45
備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800B

洪為法編

總
理
故
事
集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1553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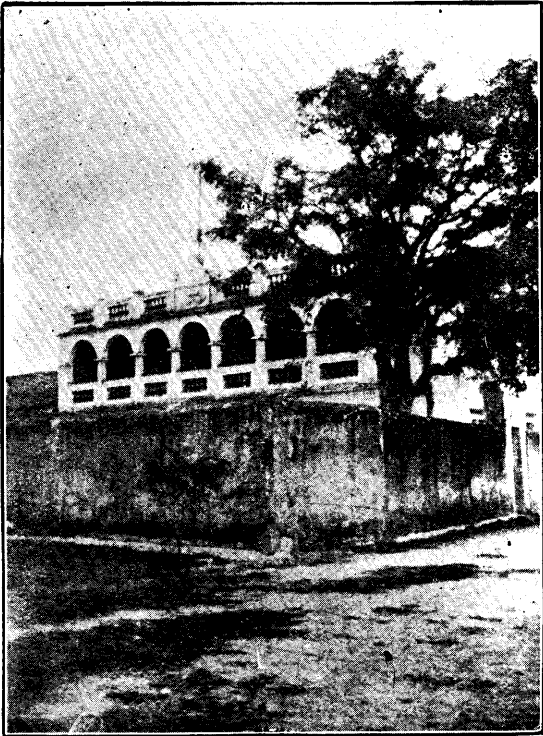


(海上右) 年五國民

時 歲 八 十



時 難 蒙 敦 倫



居 故 理 總

例言

一、坊間編的總理軼事集或故事集，不是編次凌亂，就是取材蕪雜，殊不足表現總理的偉大，本書力矯此弊，事以類聚，每類中又略以時代分先後；至於取材，既多方搜羅，更力求正確。

二、所有故事，每條都註明出處，並且多是原文，既表示輯者不敢掠美，更表示編者不是杜撰。

三、故事中有原是文言的，爲著全書文辭一律起見，統改爲語體，並且在每條出處上面加一『見』字，以示區別。

總理故事集目錄

洪爲法編

博大

讓給楊衢雲做總統……………一

王發科盜竊名冊……………三

不殺鄧廷鏗……………六

寬宥袁世凱……………六

爲愛人而革命……………一〇

精誠

親寫盟書……………一一

步行執紼……………一一

慈 祥

『請不要再纏伊的脚罷！』……………一三

寬宥手車夫……………一四

義 俠

到三兄弟的花園去……………一六

反對苛捐雜稅……………一八

轎夫感先生義俠……………二二

援助菲立濱獨立……………二三

解決里安尼的困難……………二八

金錢上的熱度還沒去掉……………二八

革命幾十年沒被金錢困過……………二九

正直

不主張暗殺……………三二一

『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三一

堅毅

『財富不足以動我心』……………三三

常常談起洪秀全……………三七

拒絕歸順……………三八

不接受伍廷芳的勸告……………三八

『我不自殺！』……………三九

指導和服從……………四〇

『平亂是我的責任』……………四一

『我只知道正誼和公道』…………… 四四
 『我是中國的主人』…………… 四五

膽 略

『在中國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四七
 『爲什麼敬禮這個木偶？』…………… 五〇
 『來的人是要捉我的！』…………… 五二
 我們做事要光明磊落…………… 五二
 跪地求恕…………… 五三
 高聲朗誦古文…………… 五四
 『沒有怕。』…………… 五五
 『沒有什麼危險。』…………… 五六
 莫榮新卑辭謝罪…………… 五八

親赴前線指揮……………五九

鎮靜

歡笑作別而去……………六一

和沒事一樣……………六二

睡的和平時一樣安靜……………六三

求真

書中的意義……………六四

精神不死……………六五

機警

提高診金的苦心孤詣……………六七

對敵人挑戰的計劃……………六七

『秦誓』和『牧誓』……………六八

『必定有棍徒冒我名子』……………六九

辯 給

統治中國的是滿洲人……………七〇

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七一

『天命無常』……………七十二

服 善

確定三民主義的名稱……………七四

『海盜』的訴訟……………七四

豁 達

大同學校的被拒……………七六

『我願就的』……………七七

『大總統是一個人』……………八〇

力 學

反覆精讀……………八二

全部滿分的榮譽……………八二

日夜伏案……………八三

不是談國事便是看書……………八三

革命的學問……………八四

錢幣革命的通電……………八五

每天看幾卷·····	八六
稱善鹽鐵論·····	八六
不憑臆想·····	八七
『日中爲市』的出處·····	八七
字字着眼，行行經心·····	八八
自校孫文學說·····	八八
不恥下問·····	八九
第三道國防線已經密接日本一部·····	九〇
終日端坐讀書·····	九〇
『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	九一
每年的書籍費·····	九一
勤學不倦·····	九二
枕上披覽不輟·····	九三

儉樸

唐紹儀無法下箸……………九四

事事節省……………九四

始終是兩袖清風……………九五

嫁女和提早用飯……………九六

雜事

劈甘蔗的意義……………九八

磚枕5中和之道……………九九

革命思想的發生……………一〇〇

辮髮的故事……………一〇〇

『革命救國』和『學醫救人』……………一〇一

『大家可以多談革命了！』	一〇二
四大寇名子的由來	一〇四
開設藥房的經過	一〇四
給李鴻章的信	一〇六
『造反』和革命	一〇九
李鴻章欲以兩廣獨立	一〇九
傾覆滿清之朕兆	一一〇
和布加卑相見的情形	一一二
A, B, C, D, E.	一一三
章太炎心存叵測	一一六
君子可欺以其方	一一八
『我是請你去觀戰人呀！』	一一九
鎮南關的活劇	一二三

拿翁式……………一二七

鎮南關上……………一三〇

三藩市領事的愚妄……………一三六

孺慕依依……………一三七

民國的恩人……………一三七

革命的伴侶……………一三九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一四〇

附錄

喜歡吃波蘿……………一四七

惡聞番婆花香氣……………一四七

赤十字社救傷法……………一四八

主張廢止死刑……………一四八

不讀無益的書……………一四九

讓楊衢雲做總統

九月初，我們（陳少白，鄭士良等）在香港開一次會議，人數很少，只有七八人。這是最後一次會議（一）。爲什麼開這次會議呢？開會時廣州和香港兩方面的事情完全預備好了，孫先生意思開這次會議，就是要公舉一個總統出來，好發號施令，一開會議，當然完全舉孫先生當總統，通過之後，大家就同孫先生拉手，恭賀道喜。這件事情辦好，孫先生就想跑到廣州，預備不再到香港來了。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隊等等交楊衢雲負責處理。我們也就預備大家離港，到廣州去。

隔了一天，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可否把總統的地位讓給他，以後到省城，事情辦好了，再還給孫先生。孫先生聽到這幾句話，很痛心，受

了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就約了我（陳少白自稱下仿此）同鄭士良三個人，開一個會議。鄭士良聽到孫先生說明了上面的事情，他就說：『這是不能答應的，我一個人去對付他。我去殺他！非殺他不可！』常時我就說：『這是不對的。殺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條件，我們還能起事嗎？照我的意思，我們先到省城辦事，辦成功，那就沒有問題了；辦不成功，隨便什麼人做總統是沒有關係的。』孫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當天的晚上，再開一次聯席會議，出席的人中，還有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係化學師，孫先生由檀香山約來的。在會議席上，孫先生就自己提出來，把總統的名義，讓給楊衢雲，在事前，我們既然說妥了，會議表決，也是無理由的讓給楊衢雲做總統。第二天，孫先生就到廣州去，我們幾個人過了兩天也去了，只留楊衢雲一個人在香港（陳少白：與中會革命史要）。

（一）這在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歷一八九五年，時總理正三十歲。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

竟成所稱第一次革命失敗，就在這時。

王發科盜竊名冊

有名叫王發科的，是個湖北留學生，在柏林已加入興中會（一），一個滿洲學生就和他說：『我就寫信回國，取消你官費，殺掉你的頭。』王聽到大窘，偷偷的隨着孫先生到巴黎。到巴黎後，找到他的同鄉湯彥銘商量。湯也是新加盟的，聽到也覺不了。於是兩人等先生不在旅館，就以朋友名義，到先生房裏，挖開皮包，把加盟的名冊拿去，奔到駐法公使孫寶琦那裏涕泣自首。孫氏當時號稱開通，不以他兩人爲然，並且怕又發生倫敦使館同樣的笑話，就責罵他們說：『快把名冊送還給孫文，不然，我就先撤掉你們的官費。並且遲了或者孫文要告訴法警逮捕你們去。』於是兩人怕得不得了，急急回到孫先生的旅館，又涕泣自首，承認過失。孫先生和譚的安慰他們一陣；後來南京政府成立，竟令湯氏做海軍次長：（見吳敬恆：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

王發科已經在柏林加盟了，爲滿洲學生所嚇，於是同王相楚陳康時謀叛黨，私隨總理到巴黎，商於同鄉湯彥銘向國華。湯向兩人也是初初加盟的，聽到很駭怕。就等候總理外出，在旅館裏剖開總理的皮篋，拿了加盟的名冊和文件，到駐法公使孫寶琦那裏自首。孫斥逐湯王等人，而抄總理和法政府關於安南來往的函件報告清庭，並且向法政府破壞總理革命大計。後來湯王到了比國，爲同志誘嚇，才把所竊的名冊託朱和中退回給總理。朱立時燒去，另約可靠的人重寫誓詞（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

孫先生在乙巳年由美洲到比德法各國組織革命團體。當時留學生都踴躍加入。有留德學生王相楚，因爲和同學不睦，同學就以他入黨的事來恐嚇他。他問計於王發科。發科是個好名而又畏事的人，既入黨，又恐怕不能回國出仕清朝，已有悔意，正好相楚和他商量，於是就和湯彥銘等計劃到法國訪先生，想懇求他把盟書發回去。那知到了法國

一個旅館裏去訪先生，先生剛好出去了，王等見到皮包留在那裏，就用小刀割開，把所有的盟書以及同法政府往來的重要文件，盡行偷去，到駐法清公使孫寶琦處，叩頭涕泣，自承入黨和反悔事，並且把竊物呈上。孫寶琦恐蹈倫敦使館覆轍，便教他們快退竊物給先生；於是王湯等便又急急回到先生那裏，涕泣自承偷東西的經過（一說偷的盟書是交還給德同志的）（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一）這在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歷一九〇五年。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有一段記載可和這事參看。『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

予於是乃揭葉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

不殺鄧廷鏗

民國元年，孫先生做大總統，副官拿着鄧廷鏗（1）的名片來，說：『這人求見總統。』當時府中有曉得鄧的人就說：『這不是在倫敦同龔心湛同謀禁先生在公使館裏的人嗎？』先生說：『是的。』那人就說：『那麼，把他捉起來殺了！』先生說：他來求官，不理他好了；已過的事，何必計較？』於是就向副官說：『叫他走，不要留在這裏！』（見江介散人（2）：革命閒話）。

（1）鄧號琴齋，粵人，總理倫敦蒙難時任駐英公使館四等翻譯官，吳宗濂的隨軺筆記中記載很詳。

（2）即田桐

寬宥袁世凱

袁（世凱）邀張（振武）入京商議國事。袁措辭謙抑。張氏這樣的受敬禮，心中歡喜，隨即入京。袁設盛宴歡迎。張很滿意於這樣款待。袁忽然發命令道：『處以死刑！』兵士早已預備，就牽張到靜處殺斃，這在那時算是一件小事，袁世凱不過是對於他的好友，罪不容赦的黎氏（一）做一些事情。

但是袁氏做錯了！因為張的朋友知道之後，不肯干休，朋友呼籲之後，國民都忿忿不平。這件事實，這這樣的衆目昭彰，後來使袁氏的仇人增加，他們都聯合以抗袁。袁氏起初冷笑，後嚴厲，最後心驚膽戰了。因為他怕張的朋友得人民的後援，或者要危及他生命。議會彈劾袁氏，袁格外恐懼；因為在這時候，袁氏還沒有把他專制暴力把穩，以使他得安然於縱淫姬妾，沈溺煙酒。實在他就是對於禁止吸鴉片，也很惴惴。他睡夢裏，也聽見國民的忿聲，誰能幫助他？誰能平息反對他的聲浪？呀！只有一個人可以從人民的喊聲中救他。袁氏想道：『倘使孫逸仙來，他可以救我。』

『這樣，他發了一個誠懇的邀請書給中山，請他到北京來，用國家的上賓禮款待。』

中山的從者說道：『不要去。他請你去，要用對待張將軍的手段殺害你的。』中山說道：『去是我的責任，因張振武的無故被殺，內戰可以因此而起。我們必須保持中華民國的統一，倘使我不到北京去，國民都要以爲我懼怕袁氏。倘使我去，國民都要想我是保護他們利益的。』於是中山立刻動身到北京去。

袁氏用天子御輦到車站迎孫入宮。袁氏的選練的衛隊，全部護衛手造民國的偉人，全北京城對中山致敬意。在滿清專制時代，人民從來沒有這樣誠摯的歡迎。但是第二天，中山就拒絕使用御輦，且命衛隊減至百人。後來著者問中山道：『你怕你也要照黨人的話，被袁世凱殺害嗎？』中山笑說道：『並不，因爲我知道袁氏是一個謹慎的人，我知道他不敢害我的，因爲他怕我的幫助的人報復的。』

富於同情心的中山，看見袁氏作卑下的悔過態度，至少使中山疑惑。寒暄之後，中山表示很慘苦的神情，差不多第一句話中山就激烈地說道：『你爲什麼置張振武於死地？』袁唯唯，很卑謙軟軟地答道：『因爲黎氏給我一個電報，說張振武不但圖謀反對黎氏，且圖謀反對政府。』（袁說的政府，是指他自己的）『所以，因爲他圖謀反對政府，似乎應當處死刑的。』中山說：『無識之徒，你相信你的恐懼心可以辯護你的行爲是對嗎？』於是袁氏好像表示真的痛悔。過了一會，中山就哀憐袁氏。袁氏飽受虛驚。中山繼續責責袁害張振武之非。袁氏繼續表示悔意，以黎氏催促從速執行以絕後患的來電自護罪過。

中山留京一月。袁氏把他的難於得人民同情的困難，求中山幫助。中山後來承認倘使他不助袁氏，別的内爭就要起來了。使政府穩固起見，看中山的責任應當幫助袁氏，免掉極端的困難。袁氏的罪狀是極應當責備的，但是有二件害處，中山的責任是應當二害相權，取其輕的；所以只得

把殺人罪的彈劾忽略過去，以免再起第二次的內爭流血。（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1）指黎元洪。黎氏當武昌首義時，因張氏緊逼他贊同革命並且領導革命，恨之刺骨。

爲愛人而革命

民國十一年，有一個俄國人去廣東問先生（1）：

『先生是爲愛人而革命，還是爲恨人而革命？』

先生答復他：

『我是爲愛人而革命的。』

那個人跑出來現出一種很失望的樣子，曾對他人說：『革命的動因，應該是在恨人，不是在愛人；孫中山先生爲愛人而革命，怎樣能取得成功？』

『那個人是站在階級戰爭的基礎上立論，自然有這番話。（孫鏡亞：對於『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之商榷）。

（1）指總理。

親寫盟書

孫先生丙午年(1)，在星洲第一次加入中國同盟會，共有十二人，當時新入會的會員寫的盟書，都由先生收存，先生恐怕各會員間有疑慮，於是親寫盟書，署名於後，交陳楚楠收藏，用以堅強各會員的信仰。(見鄧慕韓：總理軼事)。

(1)時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歷一九〇六年，總理已有四十一歲了。

步行執紼

星洲華僑習慣，有錢的人出喪，送的都坐車，很少步行的。一天，同志吳應培的父親出殯，孫先生步行執紼，走十多里，送到墳前，然後才回

來。從此華僑感動，多有以步行送殯爲恭敬的。（見鄧慕韓：總理軼事）。

慈祥

『請不要再纏伊的脚罷？』

孫家的人，對於纏足的風俗，心裏當然以為有些野蠻，但因為這是中國積習，所以認為好的；於是中山的姊姊自然也免不了這個痛苦了。伊忍受着纏得很緊像鐵一樣的足帶所加於他的痛苦，伊足部血液流通受了阻礙，一夜一夜地轉輾反側，呻吟着，竭力忍受很堅忍地等候天明，盼望可得些治療，把伊的痛苦減少些。但是到了天明，伊的全體已疲乏不堪，而悲痛又要開始了。後來中山對於此事，不能再忍下去了。他愛他的姊姊同愛家中別人一樣，他勇敢地走到他母親那裏說：

『母親呵，這個痛苦對於伊太厲害了！請不要再纏伊的脚罷。』這是中山對於改造的第一次努力。他的母親憂愁地搖伊的頭。

『文呀，倘使你姊姊現在不忍受痛苦，伊的脚怎麼能夠成金蓮呢？總之：這種痛苦，不會十分長久的。你的姊姊調理得很好，伊的經過很好。倘使我們違背了這個中國的風俗，不替你姊姊纏足，伊長大的時候就要嗔怪我們的。』

中山很熱心地聽他母親講述的話。他又復抗議說，中國女子把兩足毀傷，實在是毫無理由的。於是他母親提出客家不纏足的事情來做有力的辯駁。但是這些話不能解決這個辯論。後來他母親因為既愛伊的兒子，又憐伊的女兒，不肯再替伊纏足了，於是在村中請了一個女專家，不顧中山繼續不斷的抗議，依舊把伊足纏小了。中山後來用了政治上的勢力，廢除這種風俗，現在這風俗僥倖已經過去了。（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寬宥手車夫

孫先生寓星洲時，一天和林義順乘手車出遊。途中馬車和汽車迎面遇

到。馬因爲受驚奔竄起來，手車夫迴避不及，車子就翻了下來。先生隨着跌下，衣裳都被扯破了。但是沒有一點怒容，給了車價，就另外乘車子回去了。（見鄧慕韓：總理軼事）。

義 俠

到三兄弟的花園去

翠亨鎮上有三個弟兄，他們本是窮的，但是後來富了。他們致富之由，是從勤儉堅忍得來的，孫家對於他們也是很尊重的。中山常常到他們的園子裏去遊戲。他因為他的父親說他們的錢財得來很正當，所以對他們很是尊重。幼年的中山，很喜歡這個花園。

後來有一天，中山在園子玩耍的時候，忽然起了一陣吵鬧，塵沙起處，有數十名滿清兵士，攜帶鎗刀，同着許多衙役，還有強盜一樣的官吏，一齊搶到三兄弟的家裏和園裏來了。他們包圍了三兄弟的家宅，把三兄弟拖出來，上了腳鐐手銬，押去受刑；而幾個官吏竟留在那裏，佔據了他們的財產和家宅。後來知道三兄弟中的一個竟被照水盜一樣在廣州的法場上

斬決了；還有兩個呢，呻吟憔悴於獄中，雖然訊問了好幾次，翠亨的人，沒有一個能知道他們究竟犯的什麼罪。全翠亨的人，對於這樁暴行，都是非常忿恨；都知這暴行的目的，就是掠奪三人的財產。但是村人不過私下憤恨，不敢公然地說出來罷了。

但是村中有一個幼年的學童，已經決意，無論如何要反抗這不公平的事情。他仗了一鼓勇氣，挺身而出，心中毫無畏懼，走進三兄弟的園子。這就是幼年的孫中山先生。呀，怎麼樣變動了！噴水泉和石像已粉碎了；花樹都毀壞了；隨便什麼東西，都是破壞的破壞，偷去的偷去，沒有人管了。中山跨過一道破牆，眼看景物是這樣頹敗變化了，一個滿清官吏佩着刀，走出來。幼小的中山立在場上。

滿清官吏問道：『你來這裏幹嗎？』

中山答道：『我到三兄弟的花園裏來。這是他們的園子，他們是我們家族裏的朋友，我來賞玩他們的園子。』

這個官吏聽了這幾句話，大怒道：『你說的什麼話？』

中山又答道：『我說我到這裏來賞玩我的朋友的一——就是三兄弟的花園，他們常常對待我很好的。這是他們的花園，我們也當然可以賞玩的。你們爲什麼把他們捉去？爲什麼把他們上鐐加銬？爲什麼殺了一個弟兄？爲什麼把他們關在獄中？』

這官吏因爲中山敢於這樣抗議，勃然大怒道：『好！我要教導你怎麼賞玩你朋友的花園！』這官吏說了這句話，就很兇猛地拿刀子來刺中山。

中山見他有武器，自己要吃虧，急向園外逃去。回到家中，因爲他敢於對處置三兄弟不公平的事情提出抗議，心中很是高興。」（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反對苛捐雜稅

大哥（一）既有嚴厲的命令，中山不得不從火奴魯魯回中國了。那時他

已十八歲(2)了。他沒有到翠亨的時候，就得到一個宣傳改造的機會。因為要改乘一隻中國沙船開往翠亨，不得不離所乘的大輪船在香港登陸，他很熱心地乘了這最先的機會，在旅客中行改造的工作。

這沙船在香港口子，一定要經過一小島上的中國稅務處。這船將近小島的時候，船主因為對於本國人獨立的品性，已飽受了經驗，特地把全體的乘客招聚攏來勸戒他們道：『你們對於釐捐局中吏員不要麻煩，若是觸怒了他們，他們要難為你們的。』這些乘客對於他們無理的勒索，很安靜的忍受着。那時中山因為要免得船主多受困難，對於釐捐局中吏員過度的勒索，亦是忍受着。這些吏員但知強取勒索，絕不注意他們的職務，許多旅客恐怕這些貪吏要把他們的東西充公，或者要逮捕他們，或者要罰他們的錢，要求太平，不得不拿些禮物送給他們。

中山見他們拿了許多東西去，以為他們一定滿意了，所以拿行李收拾起來。剛上了鎖，不料又來了一批，對他說道：『把你的行李打開給我們

瞧。』中山對他們說道：『我已經受過檢查了，你們爲什麼還要使我受檢查的麻煩呢？』這些狡猾的吏員道：『上次的檢查，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我們是收釐捐的。』中山聽到了這句話，不回答，只得把他的行李打開，第二次的檢查完結了，他從新把他的行李收拾起來，像第一次一樣，再上了鎖。

過了一回兒，第三批的吏員又到甲板上了。他們携着刀子，叮噹地響，對着中山厲聲道：『打開來！』中山說道：『我已經過兩次檢查了。』這新的一批很輕侮地說道：『他們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和釐捐罷了，我們是查禁私運雅片保護百姓的官員。』

中山准他們第三次搜查了。再第三次把行李收拾起來，預備航行，不料第四批又來了，穿了制服，携了軍械，他們命令道：『打開行李來！』中山問他們道：『你們現在爲什麼來的，檢查了三次還不夠麼？』這第四批的首領說道：『不是，我們是查禁私運火油，保護公衆的官員。不要遲

延，快些把你箱子與囊橐打開來，我們才可以知道你私運火油沒有。」中山駁他道：『這是胡說，你們看了我行李的數目和大小形狀，便可以知道沒地位可藏火油的。你們爲什麼把無意識的要求來麻煩我呢？』這些吏員恐嚇中山，但是他總是不肯給他們檢查，對於他們無理的要求不肯服從。因此別的旅客都來懇求他道：『這一回也聽他們檢查罷，否則他們要無緣無故扣留我們在這裏的。』中山仍舊不肯，他想：這是開始努力於改造的一個榮幸機會了。於是沙船的船主來說了許多很高興的說話。中山回答他道：『我替你與諸位乘客憂慮，但是等我們到了港口，我將幫助你們上訴；若是上級官廳是公正的，那麼這些共謀害民的吏員要受罰了。』這沙船的船主聽了這句話，大笑起來，對中山說道：『你豈不知道在中國沒有上訴的事情麼？若是你到上級官廳那兒去，他們亦不過使得我們再受些麻煩罷了。』

沙船的船主，對着乘客，曾經勸戒他們不要觸怒那些檢查的吏員，否

則將要受麻煩的，那時果然不出船主所料，乘客真的受着麻煩了，因為這些吏員把這沙船扣留，不准開行，直到第二天早上，船主納賄給他們，沙船才得開行。官吏叫納賄的做罰欸。

那時中山就乘了這個機會對着乘客演講中國政治改造的必要，問乘客道：『中國在這些腐敗萬惡的官吏掌握中，你們還坐視不救麼？』他在船中盡力的宣傳，直到這舊沙船到了金星港才停止。（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1）總理的大哥名眉，字德彰，號壽屏。

（2）在另一總理年譜中載總理自火奴魯魯回里那一年是十七歲。

轎夫感先生義俠

孫先生住在廣州河南歧興里瑞華坊時，奔走革命，席不暇暖，出入多是乘轎子，因為這樣可以快些，乙未年（1）九月九日起義失敗，清吏李家

琪教人到先生廬所裏去偵探。因為不詳細知道先生的住址，到了街口，便問轎夫。轎夫平日感到先生義俠，又以爲問的人不是好人，就說這裏沒有孫醫生，只有尹醫生。那人信以爲真，向別處去找，先生的寓所，因此就沒遇到危害。（見鄧慕韓：總理軼事）

（1）即總理自己所稱道的第一次革命失敗。

援助菲立濱獨立

菲立濱大統領阿圭拿度（1）率領部下爲着獨立戰爭，這是明治三十一年二月的事。既而南萬里（2）從兩湖回來，說到孫先生部下的興中會會員漸漸想發動。但是孫先生總以準備沒充分，傳令禁止。過了一些時，才決定暗暗的率領他會裏人到菲島投阿氏軍，幫助他快些成功，再轉來乘着餘勢入中國內地起事。

這時孫先生剛好寓居在橫濱。一天，來到對陽館，輕輕的和我說：『

以你的手段，能不能送軍械到菲島去？」我問他原故，他又輕輕的說：『現在菲島獨立委員在橫濱，我因有到菲島的志願，所以去訪他。他大喜，並且託買軍械。我受重託，義當盡力，但不得其法，願你做一個菲島仗義的人！』結果我就以門外漢擔任了這事。

從朋友介紹，決定由背山中六（3）負責購買軍火。菲島委員是託全權給孫先生，背山中六和孫先生的中間，便是我和南萬里做個通信機。

軍火弄好，安頓船舶，徵求同志，得遠藤四郎（4）和他的部下五個人，另外南萬里也在裏面，真是轟轟烈烈，革命的先鋒！

在這之前，我和更石（5）君很相知。他有大志，曾到朝鮮幫助東學黨，又到過西比利亞。偶來東京，談到生平志望，意氣相投，於是就暗暗的幫助我們。

既而香港有急電到，說廣東內地沒派出的人，就要舉事，孫先生急急派我去視察。這時更石君要到西比利亞，就相携下九洲。臨別，更石向我

說：『準備成，望發電來告！』於是共祝前途而別。

到了長崎，搭了到香港的船。這船要經過芝罘、上海、福州、廈門、汕頭，而後才到香港。船到福州，聽到船員報告：『昨天布引丸在上海沉沒了。』又說：『布引丸是三井會社的船。』我當時聽到這話，就同春風過耳，毫不關心。

發福州，到廈門，又繞道汕頭，才到香港。投入東洋館寄宿，偶然來了一個在三井會社服務的朋友，爲着布引丸的沉沒，向他表示哀悼的意思，而他却淡然的說：『這船原屬我們社裏，但是二十日前已經賣給中六。所以這次損失，都是中六擔負了。』我聽了這話，直如晴天霹靂，靈魂都被震動。嘴裏雖沒說出什麼，心裏已同刀割。於是就飛快的坐車子到陳少白的寓所去，又同陳一齊到溫底阿，去見委員長阿君。

陳君先問：『日本有電報來嗎？』他只是搖頭，一會才說：『有一個電報，但是字句不很了了，總該不是好事！』我就告訴他我的疑點，他驟

然的問道：『那船叫什麼名子？』我說：『叫布引丸。』他拍桌大喊道：『天呀！』眼淚就連連的落下。既而又問：『中間有兩個不明白的字，想來是日人的名子？』我說：『莫不是高野林兩君嗎？』他拍手說：『是的，已經淹死了！』一時極其悲痛。他又說：『我購買軍火，前後誤事已經三回了，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大統領和國民呢？惟有自殺以謝罪了！』陳君就勸他說：『革命家備受艱苦，這是古今一樣。你求一身的安樂而死，這是可以的；但是又如何對得起幾萬在槍林彈雨中的同志？現在你一個人關係到菲島革命的成敗，總要再接再厲，求一應變之策，不可短氣！』我當時也激勵他，於是就相約不報告這事給菲島同志。

第二天，阿君和在港的同志商議，決定再來購買，但是輾轉蹉跎，始終沒有如意，唉——（見宮崎寅藏：三十二年落花夢）

西歷一八九八年春天，菲列濱發生革命，因為軍械缺乏，被美國打敗：於是密派彭西做代表，到日本購買軍械，想再舉事。這時剛好孫先

生在日本，和彭志願相同，因而結爲朋友。彭以購買軍械的事和先生商量。先生就想先幫助菲列濱革命成功，然後再藉菲列濱的幫助謀中國革命。於是求助犬養毅，犬養又轉託進步黨衆議院議員中村彌六担負購軍械的責任。中村呢，更和日本富商大倉謀劃，偷偷的買好政府的舊槍和子彈，以日船布引丸運菲。中途忽報沈沒，船員都死了，內中有日本同志高野林也一同遭難，軍械和款項便因此付之東流，一無着落。可是彭還想再買，中村仍舊允許了，只以日本政府監視嚴密，沒有能偷渡。過後，想向大倉討回買價，而大倉又說中村中飽太多，不肯如數償還。日本的朋友都恨中村，逼他賠償萬元，並且開除他的黨籍，大倉也只允償萬元，先生怕引起國際交涉，只有依照他們的話，把這些錢還給菲列濱人。後來再查查中村購買的軍械，都是些不能用的廢鐵，這才曉得布引丸的沈沒原來是別有原由的，（見陳少白：

興中會革命史別錄）

(1) 阿氏是非島獨立黨首領。

(2) (3) (4) (5) 都是日本人。

解決里安尼的困難

有曾任交趾支那的參贊法人里安尼，是孫先生舊交，並且爲中國革命上出力不少。戊申年，(1) 里安尼去職後，流落在星洲，要回法國，又苦於沒有旅費，就向先生借貸。這時先生剛是雲南河口敗後，財政拮据異常，僅僅存下二百餘金，知道里安尼的困難，就一齊給他了。(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1) 這時是清光緒三十四年，西歷一九〇八年，總理第八次革命失敗後。

金錢上的熱度還沒有去掉

陳景華自從被清粵督岑春萱通緝後，逃到暹羅，做華暹日報主筆，不

久就加入中國同盟會。後來以爲在暹羅運動革命，不如回到香港去運動，果收得大；於是就到星洲面謁孫先生請示方針。先生以爲陳這次回到香港，不能不多預備點錢，可是當時先生的經濟也非常的窘迫，剛好張靜江到法國，路過星洲，贈送了先生金錢幾枚，先生想到了，教家裏人拿出，家裏人從袋裏拿出給先生，先生又轉交給陳。陳拿到時金錢上的熱度還沒去掉哩！——陳時常把這件事告訴人，不忘先生的義俠。（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革命幾十年沒被金錢困過

癸丑（一）討袁之役，南京不守，孫先生憤極，就同胡漢民李朗如梅光培等乘德國船由香港到廣東，主持一切。路過福州，有日本領事來見，說廣東事不可爲，並且也不要到香港，恐怕要受到港政府的侮辱。這時福建都督孫道仁宗旨要變，日本領事知道孫先生不能停留，就勸先生先到台灣

，再到日本。先生允許了，於是召集李梅等人處置各事，吩咐李梅等到香港，自己和胡到台灣。並且和梅說：『你從美洲萬里歸來，志在革命，現在不幸失敗了。你離國日久，回來人地生疏，錢財不可不多帶。』就以自己存留的六百多金一齊給了他。梅知道先生只有這些錢，這次到日本，不可沒錢，不肯收。先生必要給他，並且說革命幾十年，沒被金錢困過。兩人讓來讓去，久久不能解決，後來漢民就說：『先生給的，不可不受；至於先生方面，我這裏還有錢，可以不必顧慮。』這麼，梅才收下了。（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丁）這時是民國二年，西歷一九一三年。

正直

不主張暗殺

孫先生不主張暗殺，以爲不免欠缺光明，結果是不會良好的。當同盟會開始成立時，同人中多有主張暗殺的，克強和溥泉主張的格外厲害。像陳英士是實行暗殺收到效果的，汪公權的事，對於東南革命也是很有關係的，但是孫先生談到了，總是以爲不妥。有人和先生當面爭辯的，以先生爲迂闊，先生却固執如前。（見江介散人：革命閑話）

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三不平等條約

十二月十八日（一），北京政府派兩個代表來歡迎大元帥（二），從速晉京。他們到大元帥床前，報告北京的近况，忽然談到外交問題，大元帥知

道段祺瑞，送了一封公文到各國公使，說是現在臨時執政府，一定是尊重歷年條約的，請各國不要就心罷。所以大元帥就動了感情，便聲色俱厲的對那兩個代表說：『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爲什麼還來歡迎我呢？……』因爲大元帥動了這次感情，所以從這一天以後，肝病便更行爆發，全肝越腫越硬，而且越發增加痛苦。（黃昌穀：孫中山先生北上患病與逝世後詳情）

（1）這時是民國十三年。

（2）兩個代表；一個是那時交通總長葉恭綽，一個是那時善後會議的籌備主任許世英。

堅毅

財富不足以動我心

中山從被他大哥由火奴魯魯送回家的時候，差不多是一個年輕人中最有錢的了。這個財產是因為中山幫助他大哥經商而得的。大哥很愛中山，以為很應當把他商業利益的一半給他。大哥請了一個律師，保證中山所得的一半的財產，這財產在火奴魯魯常常漲價的。

大哥對於中山希望很大。他想中山回到翠亨去，用了這個財產可以在家裏有一種信用。大哥看見中山反對中國古訓，追隨洋人的法子，心上很憂。他以為只有送中山回去，可以改變他對於洋人的傾向。在家庭勢力之下，他可以忘記外國人的法則。大哥送了中山回去之後，心裏很快活地說：『我救文出了洋人勢力，我心中快樂。回到家裏，他們可以教他中國的

法子，我們要用我們的產業以增加家族榮譽。他可以不隨著洋人胡亂使用金錢而失我們的尊敬，這是怎麼樣快樂的事情呵？』

可憐的大哥！從翠亨來的消息說中山的褻神行爲和他因爲毀壞了神像從家鄉驅逐出來，對於他的刺激是怎麼樣呢？大哥接到了這個報告，決意以爲這個財產在中山手裏是很危險的。他以爲必須立刻重新取回來。但是這件事有極大的阻力；因爲財產已在中山名下，要取回來，必須教中山到火奴魯魯，然後他可以將財產交出。大哥於是立即送信召中山到火奴魯魯。

中山此時正在香港求學，得了信甚爲驚異。他也不再問究竟，立即乘第一次船到火奴魯魯。大哥所命，弟弟應當服從的。

大哥歡迎他仍像從前愛他一樣；但弟弟可以看出歡迎裏邊帶些憂愁的樣子。歡迎宴畢後，大哥很憂鬱地評論他的任性妄爲，他的不敬現時所尊崇的中國習慣，和毀壞北帝聖像貽全家以失體面。大哥極敬重北帝的，因

爲這是北帝保佑他平安經過可怕的海洋，又帶了財寶回鄉。大哥續說道：『文，你要記得我給你我在火奴魯魯所積的一半財產。我們的發達，就是全家的；但是你在你名下有了我由你的幫助所得的一半。我給你財產的時候，我相信你能效法祖宗的正確法則的。但是我失望了，因爲你固執着從外國學的法則，不依他所應當尊崇的習慣。所以爲什麼你還應當得這個財產呢？你有了財產，就要浪費，而使你個人和家庭都不安。我們的中國政府是好的；倘使你繼續宣傳反對他，一家都要受害了。你的傾向外國，使你反對我們的習慣，遺傳，和使我們親愛的事情，這個態度，使你從你的家庭分離，這是不應當的。我所以要給你的財產，重新取回。』

中山震驚於他兄長的話。他以前沒有注意大哥過去的慷慨，他從來沒有知道貧窮的痛苦，雖然他也知道貧窮是什麼。對於他是很奇異的，像他大哥這樣自範於古訓的人，會飄洋過海到奇異的地方來，以商業的能力在外人中間受了尊崇。

中山在驚駭中靜默着，大哥又說道：『到洋人這裏來同他們作工是好的，得他們尊敬也是好的。但是倘使我們失去了中國遺傳的寶貝，倘使我們不隨着祖宗的遺訓，在外國所得的產業有什麼樂趣呢？』

中山後來說：『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國古人所走的路盡我的責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許我，我也願意遵守中國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國法律。但是中國自己並不能盡自己的責任，我不能遵守已敗壞的習慣。你所很慷慨地給與我的產業，我很願意還給你。我不再有什麼要求，財○富○不○足○以○動○我○心○，○金○錢○是○中○國○的○災○害○之○一○。○金○錢○可○以○用○之○正○當○，○也○可○以○用○之○不○正○當○，○不○幸○在○中○國○官○場○以○金○錢○充○賄○賂○，○以○致○增○加○人○民○擔○負○。○兄○長○，○請○你○完○全○告○訴○我○怎○麼○樣○把○產○業○交○還○給○你○？』

大哥大喜過望，因為他起初怕外國勢力把中山的性質都改變了。大哥就同中山到律師辦事處。他心上滿意，因為知道中山就是仍舊固執着外國的瘋狂行爲，至少也不能帶了他辛苦經營的一半財產一同敗壞。中山心中

也滿意，因為他依了他兄長的請求，有機會重新表示他對於大哥的愛；而且他為歸還了產業，他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已經做了新的工作，他現在可以更自由地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常常談起洪秀全

孫先生當時在博濟醫學校，雖得鄭士良日夕暢談，很覺有味。但在廣東省城，耳目衆多，言論也很受束縛。不如在香港較為自由。所以在雅麗氏醫學校成立時，即由博濟轉入。其時孫先生已二十二歲了。他進校以後，天天談革命。同學中當然沒有人同他談的。或有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他的，或是當他中風病狂而笑他的。並且還起了他一個綽號，叫他『洪秀全』。因為孫先生平時，常常談起洪秀全，號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沒有成功。（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

拒絕歸順

清廷在戊戌年派遣李盛鐸出使日本時，孫先生也在那裏，正是很失意的時候（一）。李和孫先生往還很密，乘間便勸孫先生歸順滿清，可以得到高位，孫先生境遇雖窮，却竟毅然拒絕了他。（見鄧慕韓：「孫先生自述」拾遺）

（一）時正第一次革命，廣州失敗後，孫先生所謂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

不接受伍廷芳的勸告

伍廷芳使美，道經檀島，訪孫壽屏先生，請他勸孫先生不要多和清廷爲難，富貴可保，孫先生聽見了，付之一笑。（見鄧慕韓：「孫先生自述」）

我不自殺！

先生(1)幾次三番叫王和順快去發動(2)，他總是不敢，並且提出種種的要求，先生就說：

『你進去發動好了！在發動的時候不能夠樣樣都完備的，從前沒有聯絡尙且可以發動，現在有了聯絡爲什麼反而不能呢？』

王和順沒有理由回答，只好勉強強強的答應去，他隨身却是帶了許多毒藥，這毒藥給先生看見了，先生就當場指出他的錯誤道：

『我們不可以帶這些東西，我們不必怕殺，假使給人家捉住了吃毒藥，這就是怕死的明證。廣東人所說的「大丈夫自有人來殺我，我不自殺！」這是革命者的勇氣，你還是不要把毒藥帶去吧』。

這許多話又把王和順說得無話可回。王和順去的時候或者仍舊把毒藥

帶去都不定。不過他去了以後，也始終攪不出什麼事情來。

防城之役，就這樣失敗下來了。（胡漢民：南洋與中國革命）

（一）指總理。

（二）這時是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歷一九〇七年。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裏稱爲第五次革命失敗。

指導和服從

在中華革命黨的誓約內（一），總理還規定一定要把『附從孫先生』的字樣寫明，把自己的指模印上。這兩點當時就有許多同志的反對，例如黃克強，他就不願意這樣寫。他說：『他果在誓約內寫明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這是等於附從一個人幫助一個人來革命了。如果在誓約內印上指模，這是等於犯罪的人寫供狀一樣。前者是不平等，後者是太侮辱人了。所以這兩件事不願意做到的。』總理當時就回答他說：『要知道過去革命的所

以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從一個領袖的命令。我們現在要使革命能夠成功，以後黨內的一舉一動，就要由領袖來指導，由全體黨員去服從。至於那一個人來做領袖，這是沒有關係的。假使你黃先生願意當領袖，我們就可以在誓約內寫明「附從黃先生」，我個人當然也填誓約來服從你的。如果你不願意當領袖，就由我來當領袖，那末你就應該服從我。至於誓約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決心，決不是含侮辱的意思。」關於這兩點，當時 總理雖已愷切說明，而許多同志還是不以為然，紛紛的離開東京，像黃克強就跑到美國去，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就跑到南洋去了。其能夠留在東京和 總理在一處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同志。（中華革命黨略史）

（一）這時是民國三年。

平亂是我的責任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粵軍將領，得到陳炯明惠州來電，就開秘密會議于白雲山總指揮處。這時葉舉又接到長的密電，是指授各將領圍攻總統府，佔領各行政機關，以及派兵進駐韶關等各種方略的。當晚十時，有某軍官用電話報告總統，說今夜恐怕粵軍有不軌行爲，務必請總統離府，總統以爲是謠傳，不相信。到了夜十二時後，林秘書直勉和林參軍樹巍先後來報告，說今夜消息險惡，請快快離府，暫避一下。總統却說競存惡劣，不致到這樣。即使他本人果然有這不軌的心思，他的部下都是和我久共患難，素有感情，並且這中間不乏明理的人，未必『助桀爲虐』，受他欺弄，請大家不必猜疑，免得驚擾。林秘書等便說粵軍蠻橫，不可用常情來忖度，如其真有利於總統時又當怎樣呢？總理又說我在廣州的警衛軍，已經全部撤赴韶關，這就是明白表示我和他沒有對敵的意思，倘是他對於我有不利的地方，也不必用這動兵的拙計。即或他敢明目張胆來謀叛，對我動兵，那麼他的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任何人可以殺他。而況我

身當其衝，豈可以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在暴力下面，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輕的棄掉人民付託的重任？我當爲國除害，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不須計及的。林秘書等見到總統很堅決，不敢強勸，就辭去。總統便回到私室就寢。一刻，各處疊來電話報告，都說粵軍今夜必定作亂，務請總統遠離，總統不信。到了兩點多鐘，有某軍官從粵軍營中偷跑出來，特來報告，說粵軍各營炊事已經完畢，約定二時出發，並且聲言備足現款二十萬，做謀害總統的賞金；事體如果成功，准各營將士大放假三天。（就是搶劫的暗號）總統還沒有深信。及至聽到各方號聲，從遠處漸漸近了，才知道粵軍已經發動，就命令衛隊準備防禦。這時約已三時，林秘書等又來勸總統出府。總統說競存果敢作亂，平定他是我的責任，豈可輕離公府？萬一力不從心，惟有以一死報國報民！當時各人見到總統這樣堅決，不是可以言語說服的，就用幾個人的力量，強攙總統出府。這時，各路都有步哨，已經不能自由通行。林秘書等被叛軍步哨接連盤問過幾

次，幸而得通過。總統單身走到財政廳前面，遇到叛軍大隊從東邊來了，大家已經不能通行，總統却滲雜在叛軍大隊裏，從容不迫，履險爲夷；叛軍以爲他是同事，也不查問。及至於到了永漢馬路出口，才得脫險。步行到長堤，安然到了海軍總司令部，和海軍溫司令等一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議決平亂的策略。（見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

我只知道正誼和公道

各艦集中白鵝潭時（1），永翔同安兩艦，隨即來歸，所以艦隊的力量，比前增加。總統受到這種危險，不以爲憂，反以爲樂，精神也比較從前來得好。當時廣州夏稅務司到艦上來謁見總統，首先問總統是否到這裏來避難。總統說：『這是我的領土，我可往來自由，那能說是到這裏來避難？你的話什麼意思，教人不懂！』夏於是就說：『白鵝潭是通商港口，接近沙面，萬一戰事發生，恐怕牽涉到外國兵艦，引起交涉，不如請總統離

開廣東，庶幾可以通商自由。』總統說：『這不是你應當講的。我生平不服從暴力，不畏懼強權，我只知道正誼和公道，決不受無理的干涉。』夏才默不作聲，如禮辭去。時某西人在座，出來復和他朋友那文說：『今日才見到孫總統的真面目，這是中國真正的愛國者，那個說中國沒有人的。』

（見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

（一）這在民國十一年七月十日，陳炯明變亂便是這時候。

我是中國的主人

十七日清晨到吳淞口（一），我看見大元帥的面容，就覺得不大好，頗現黑暗蒼老之象。一到吳淞口，上船來歡迎的人數，固然是不大多，大元帥接待也不大煩雜。但是另外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就上前報告說：『昨天上海字林西報有一篇短論文，大意是討論孫先生到滬居住的問題的，因為孫先生是現在廣州大本營的大元帥，一舉一動，當然是負帶有政治上的

任務，在上海租界之內，完全是商務性質，負有政治任務的大元帥到這個完全屬於商務性質的地方來居住，是否相宜，似乎是一個大問題，這是大家應該要研究的……。」就這篇文的命意，自然是挑撥上海各國人民的感情，來反對大元帥在上海登岸久住。大元帥聆了這個報告之後，便正色對那位日本新聞記者說：『現在上海雖然是租界，但是根本尚還是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領土之內，要做什麼行動，當然可以做什麼行動，他們客人決計是不能夠干涉的。……』說了這些話之後，感情上似乎有一些不大愉快。（黃昌穀：孫中山先生北上患病與逝世後詳情）

（1）這時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膽
略

在中國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一天，他（一）正在村塾裏念書，忽然外面起了極大的喊殺聲，伴看攻牆器擊牆碎石聲，震動翠享全村，這是水盜對於一個由美國回來的僑商住宅的攻擊，他建築他的牆門這樣堅固，自以為強盜攻擊不進來的，但是水盜用了厲害攻牆器，把牆頭攻了一個大洞，於是搶到了主人保藏好的巨大財產。這個僑商自信他的牆頭很堅固，可以抵禦猛烈的攻擊；所以他在裏面大胆喝罵水盜，看他們攻打，但是可惜！他竟沒有想到水盜攻牆器的厲害，是用極巨極重的木頭做的，一根大索挂起前推後送，他們一些不放鬆地猛撞，砰砰！砰砰！攻牆器前後推撞，巨聲回響到村中街市上面，使藍谷市民驚駭失色，震恐的母祖，亂拽嚇壞的孩子東西藏匿，全學堂驚惶失

措，教師學生四散亂找隱身之處，但是他們逃避的時候，恰有一個幼稚的學童勇敢地立着不動，一步步往前走去，毫不遲疑地到水盜搶劫的地方去，這個年輕人的臉上，沒有一些驚慌之色，他看好他們攻擊，他們毫不注意他。

砰礮！砰礮！木片石片像雨點般落到這個勇敢的小孩頭上，攻牆器逐漸攻進牆頭中間，越打越深，打鬆水泥牆基中樑柱時候，聽得裏面人驚呼的聲音，後來牆頭被最後的猛烈攻擊，一塊塊粉碎下來，那穿藍色南京布衫的小孩，依舊立着不動，不怕水盜的兇猛，不怕紛飛的木片，也不怕雨點般的碎石。

砰礮！拍拉！牆門傾倒在地上了。水盜握着刀，衝過了幼小而大胆的孩子童，過去找尋財物和被搶的人。人都開後門逃去了，水盜憤得大喊大叫一番，後來他們找到了幾隻寶藏的箱子，裝着許多金子，於是怒聲立變爲歡呼聲。

水盜歡笑而出。他們很是高興，他們的工作得了很大的報酬，不再想殺人了。他們搶到的東西很富足，已經蓋過了那邪惡的戰浪。他們負了很重的東西下船的時候，掠過那幼童的身旁，那幼童臉上起了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氣，好像大罵暴行的不是。水盜開船走了，過了一會，一個面現土色亂髮蓬鬆的人，見了顏坦殘瓦，很失望地喊道：『我完結了！水盜把我所有的都搶去了。許多年來，我冒了生命的危險，在洋人的地方做苦工，積聚了許多金錢，爲我家族和鄉村的利益的，現在都被強盜搶去了。我倘使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邊有真實的首領，有法律的保護；而此地在中國只有禁令而沒有保護的。』這個幼小的旁觀者，就是自己預定的來要做一個反對惡勢力的良善的領袖者，自己思索道：『爲什麼中國沒有洋人這樣的法律？爲什麼這個僑商，冒了生命的危險掙到誠實的金錢，洋人允許他帶回來的，在中國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一）指總理。

爲什麼敬禮這個木偶？

中山在火奴魯魯時就常常記起翠享鄉廟中的三個神像，覺得這些神像就是中國貧弱的記號。他覺得中國人民須要前進，但是他們相信了這種神像和經籤的說話，就永不能進步了。他知道迷信是愚昧的原因，又常想到中國在紊亂的禮拜和迷信的桎梏狀態之下，只有退化的。他說：『迷信使人害怕。這些神像，必須在中國能夠成一個進化的民族之前去掉。因爲迷信的意思，就是怕懼和愚昧。』有一天，他領了幾個同伴走進鄰廟到神像旁邊。有的同伴提議向神像跪拜，中山拉他們站起來，把他們推向後面。他走進去握住了北帝（一）的木手，在旁邊的孩童看見了他褻瀆神道，大驚，他喊道：『爲什麼敬禮這個木偶？他們自己還不能幫助自己，誰說他能幫助我們？現在看我拉掉他的手指，他能不能阻擋我？看好！他還不能迴避。』於是把北帝的木手用力一拉，就拉斷了。把手指握在手中說道：『

現在你們看見這樣的保護鄉村的神教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還照舊笑。這樣的神道，來保護我們的鄉村！」他同來的人，都震驚而逃出鄉廟的門。不多一會，這個新聞傳遍全村。中山的名字，被大眾祖咒。做父親的都教訓他們的兒子道：『離開這個瘋孩子。這都是外國教育使得這樣的。這樣的褻瀆神聖，只有洋人教得出來。這個罪孽，可以使我們蹇連。』他的父母對於這事情很爲傷心，雖然他們爲面子起見，還要護他的短，他們自己以爲這樣褻瀆神聖，是不能再寬宥的了。中山的父親爲要平鄉中父老的氣，立即把破壞的神像修復，又被迫把中山驅逐出鄉村。中山既被家庭迫得立刻要離鄉，他同他們辯論一番之後，決定到香港。他已得他父親的允許入香港皇家學校。(2) (孫逸仙傳紀)

(1) 翠享村廟中的神像共有三個：即北帝，天后，和王母。

(2) 時總理十八歲

來的人是要捉我的？

當乙未年孫先生舉義廣州，原定九月初九日發難，外面已經略略曉得。及至於朱淇的哥哥朱湘叫人密報統帶緝捕李家焯，李便一面親自到督署密稟譚鍾麟，一面派兵監視孫先生的行動，一天，孫先生和教士區風墀赴友人譚，區見焯勇多人在後面追隨着，很是詫異。先生大聲說：『來的人是要捉我的！』區說：『你何以這樣亂說？』先生說：『路人都曉得孫文反了，你還不曉得嗎？』旁若無人。焯勇因為沒得到捉人的命令，無可如何，先生還是往來如故。到了初十日，機關破了，黨人被捉了，先生知道事不可為，才離開廣州到澳門去，（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我們做事要光明磊落

壬寅年（一）孫先生答應安南總督韜美氏的邀請，親自到河內去，不久

就被邊防督辦蘇元春知道了，派了幹弁兩人到河內，偵查先生的行動。先生曉得了，就邀約這兩人去吃酒。這兩人知道先生已經曉得底細，不得不去。入席時，兩人只是不敢吃，先生明白他們意思，把自己的杯著和他們換了，就說：『我們做事要光明磊落，斷沒有放毒藥害人的。』又詳細解釋革命的宗旨，以為這是漢人的天職，蘇也是漢人，應該早早的決心獨立，請你們把這意思轉貴督辦。這兩人始終不敢回話，從此就見不到了，原來已經暗地裏回到了龍州。（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裏說：「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輻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這幾句話可為參證。』

跪地求恕

當孫遊歷中國內地時，為安全起見，他常住在河中的帆船上。有一次

在南京，一個壯漢上了帆船，闖進孫的房艙裏，聲稱收受過五千元，務須把他生擒了，孫和那位『當然查緝人』理論，結果呢，那位漢子痛悔地跪下去求恕，收回成命了。（康德黎：孫逸仙與新中國）

高聲朗講古文

對於他（一）的生命最感危險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廣州時被兩個政府的青年公務官，督率十二個士兵，有一次於黃昏後闖進孫的房子裏；情勢險惡，因為他的生擒與死獲，標於這輩官僚的意義就是高陞與厚酬，探悉了他們的來意，他從貼近身邊的桌上拿一部古文高聲朗誦。『當然查緝人』傾聽着。俄頃，開始問話了；孫也和他們交談。在兩小時內，軍官們及其隊兵都離去了。（康德黎：孫逸仙與新中國）

（一）指總理

沒有怕

一九一一年二月，孫在那城（一）講演。退席時，他的朋友擬陪他回住所。孫婉却他，並說不必那樣。他的朋友說：見得他的頭上刻有價格，（即被懸賞通緝之意）晚上在該城的中國街道走，那裏放心得下。孫微笑着答他：『沒有事。』他的朋友很着緊地說：假使他被殺害了，他的懷抱必定埋沒了。孫再微笑着答道：『不，不！我的懷抱斷不致因我之死而埋沒；樣樣事情都已就緒，我的死將沒有什麼影響，整個的計劃都已經很詳細的具體化；領袖們已委定了，將軍們預備好了，軍隊組織好了，我縱遇到什麼意外，一點妨礙都沒有的了。好幾年前我之死自然是不幸，但現在斷不如此的。』（康德黎：孫逸仙與新中國）

（一）指美國的三藩市

沒有什麼危險

著者可以用他(一)有一天晚上在上海應著者邀請赴筵的事實，表明他不怕懼的性質。在這個忙的時候，著者住在上海虹口那邊叫鬧北的地方。

到那裏的時候，要經過許多壞的中國人住的地方。在那一帶，吵鬧打架，天天發生，暗殺也時常有的。這是一個紊亂的時期，(一九一九年七月)有一個鄰省的長官，在幾天以前被人殺死。在中山和他的夫人來的一個鐘頭以前，著者覺得在著者家裏同黃浦灘中間的鄰近地方，是很危險的，著者再告訴著者的妻這種危險，著者覺得教中山從四川路來，是不大妥當的，於是想打電話給中山，要從著者家裏改到阿斯脫飯店。但是他那時已經同孫夫人離開家裏在路上來了，我們於是很為擔心。於是車輪轉動的聲音，從小園邊響過來，中山他們在一個開敞的馬車裏出現了。他穿了一件白的長衫，似乎很可以做瞄準放鎗的東西，這一個愉快的晚上，我們並不說起

我們的恐慌，不過在分別的時候，著者向中山說道：『博士，讓我用一個有蓋的汽車，送孫夫人和你回去。』他回答道：『謝謝你！今夜很熱，讓我們坐敞車回去罷。』著者見了這個難處，引中山到一邊說出著者的恐慌：怎麼樣他要經過很危險的地帶；怎麼樣他的敵人可以在不防備的時候襲擊他，怎麼樣著者在法庭上看見被刺的長官的妻，這個長官在人力車上被刺客槍殺的。中山聽了這些話，笑了笑，好似著者告訴了他一樁有趣的笑話。他後來說道：『無意識的！沒有什麼危險。』著者從新請他讓著者用閉緊的車送他們回去。告訴他時候已晚，四川路光線不充足，又要經過紆曲的小路。這些話都沒有效果。在愉快的態度中，他叫他的馬車過來，又談了好一會，他的臉上依然表現很快樂，說了一聲『再會』，就去了。我們知道中山已經安然到家，才放了心。（孫逸仙傳記）

（一）指總理。

莫榮新卑辭謝罪

總理當民國六年（一）以為要到福建，必要先來肅清東江，於是派了金國治到潮梅進行軍事，很是順利，莫榮新忌金，教他部將沈鴻英誘到金槍決了。又桂軍遊擊營統領鄧文輝因為福軍表示擁護軍府，兼任大元帥警衛，有一天就把福軍幾個連排長和六十幾個老百姓，沒一點證據，一概指為土匪槍決了。總理大怒，很很的責備莫氏一陣，要他懲辦部下，對軍政府謝罪，莫不理。總理又和程璧光相商，要用海軍來討伐桂軍，程堅決的不肯，並且把一部分軍艦調開廣州，駐紮黃埔。總理不能再忍，在七年一月三日晚，就親自率領幾個將領和少數衛隊到同安豫章兩艦上，指揮開砲，向督軍署轟擊，兩艦長遲疑着，總理就親發幾砲，又督促砲手連發幾十砲，到天亮才停止。

從這次砲擊督署以後，莫榮新才曉得 總理還有指揮海軍的力量，就

派人調停，莫又親自到帥府來，卑辭謝罪。並且尊重 總理的意思，派羅誠做廣東交涉員，受軍府的命令。（見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

民國六年，孫先生率領海軍南下護法，國會這時也在廣州集會，舉先生做大元帥。但是事事被督軍莫榮新阻止着，不能發展，甚至於元帥府編練的衛兵，也被莫氏戕害了。先生就領着海軍用砲打轟擊他。不一時，先生傳令過河，旁邊人問到那裏去，先生說到督軍署。左右代先生駭怕，先生却說：『我們做事以義，沒有關係。』就去了，莫氏也恭順的接待先生。（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一）這是第一次護法之役。

親赴前線指揮

民國十二年，滇桂聯軍從廣西東下討伐陳炯明，陳不能抗，退守惠州，聯軍在包圍着。一天，聯軍忽然無故的退到石龍，還不停止。孫先生聽

到大怒，就坐車子前去指揮，各軍聽到，也就回師前進，石龍便因這保全了。（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鎮靜

歡笑作別而去

乙未年廣州革命之役，(1)黨人被捕消息到了，先生知道沒有辦法，不得不暫避一下。這時先生住在河南(2)歧興里瑞華坊。臨走時，教家裏人檢點一些應用的東西，自己提了出去。到街口，略微看了一眼，就昂然的走去，一點沒有倉皇的樣子，固然當時同住的尹文楷不曉得，就是家裏人也以為是尋常出門，毫沒介意。當晚牧師王毓初因為家裏喜事，在大基頭宴客，先生仍舊赴宴，從容的和毓初耳語，告訴他失敗的消息。說完了，快活的舉起酒杯，和同桌的共盡一杯，自稱因事失陪，約後會，才歡笑作別而去，走後約十分鐘，逮捕他的人到了，不想先生已經乘他常備的小輪，從順德到香山，再到唐家灣，然後又到澳門去了。(見鄧慕韓：孫

中山先生軼聞

(1) 孫先生在孫文學說有志竟成一章裏稱此役爲『第一次革命之失敗，』時在九月九

日。

(2) 在廣州。

和沒事一樣

戊申雲南河口之役，清兵投降的日多，當事的又不願苛征苦民，以至於軍餉不繼，紛紛來電請欸。這時我和許多同志隨着孫先生在星洲辦理黨務，只有十分之一可以答應，因爲這時南洋同志少，担負重，得欸不易，大家每每想到軍事緊張，糧餉困難，就彼此的愁眉不展。只有先生於竭力應付外，還能讀書，且常常拿他的心得告訴我們，從容研究，和沒事一樣。後來覺得我們有不快活的样子了，就竭力慰解我們，說我們辦事，無論成敗，處置了以後，一有餘力，就要立刻做別的事，不能讓成敗的痕跡稍

微留一點在心裏。如若稍微失意，就耿耿的不能開懷，失意的樣子現在臉上，殊不是大丈夫的本色；我們當竭力去掉這種壞處，終歸是能成功的！

（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睡的和平時一樣安靜

民國六年，孫先生率領海軍南下護法，國會舉先生做大元帥。廣東督軍莫榮新事事阻撓，先生就在七年一月三日親率同安豫章兩艦討伐他。那知海軍終夜發砲，陸軍却觀望不發，莫因此就免掉危險。這夜先生終夜指揮，疲勞得很厲害，就睡在兵艦上。睡的和平時一樣安靜，左右的人都慨嘆自己是不能這樣。（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求 眞

書中的意義

中山一個月中天天到村廟學塾裏去同別的學童高聲朗誦三字經，不斷地在抄簿上一頁頁的寫缺少興味的字句。中山幼稚的頭腦，覺悟到這種教授法的不合理，於是站了好久，起來反對道：『我一些不懂，儘是這樣唱，是沒有意思的。我讀他做什麼，』教師驚駭地站起，取了一根戒尺，在手中掂量。於是他的手臂放下來；因為他正在思索，中山是全校最善於背誦的，打他似乎不能使別人心服。而且中山的父親是村中的長者，恐怕也不能如別人一樣對待他。於是教師揮他的戒尺，可怕地喊道：『什麼！你反叛經訓嗎？』

『不是，我並不反對經訓，但是我一些不懂書中的意義，爲什麼要天

天這樣無意識地念呢？」

「這就是大不敬，就是反對先聖賢之教。」教師可怕地說。

教師不騰震驚。中山比較別的學童有進步，所以他應當求先聖賢學問的機會。

「可否請先生啓發我，知道我所讀的書中的意義？」這少年學生又說。

教師的心軟下來了。是的，這是例外的事情，這個學童，又對教師解說世上不論什麼事情都有理由的，所以爲什麼這種文字沒有意義呢？教師無言可答。（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精神不死

中國人常常用一萬年表示極長的時間。他（一）有一天問他的母親道：

『一萬年是怎麼樣長久？』

他的母親答道：『這是極長的時間，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又有一次他問她道：『青天是什麼東西做成的？』

『這是像一隻飯碗合了轉來。』

他又問道：『但是沒有別的碗合在這第一隻碗之上呢？』老母不能回答。

他幼時又早有人生不朽的思想，所以問他的母親說：

『人死了怎麼樣？』

他的母親黯然說：『種種事情都完了，死完結了一切！文！』

幼小的搜求真理者肯定地說：『但是我死之後，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結。』他的母親沒有使他滿意的答復，她只能把愛給他。（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仙傳記

（一）指總理。

提高診金的苦心孤詣

孫先生在香港西醫學校學醫時，不但成績是全校第一，到了出來行醫，又是藥到回春，原來先生不但精於外科手術，更長於醫治肺病。可是先生又那能終身行醫，不過藉行醫的名，暗暗進行革命，往來各地，很少在廣東。但是來到先生廬所請求看病的很多，先生無法，就把診金定得很高，看一次病的要十塊錢，想藉此減少些請求看病的人，免得外間懷疑，並且可以因此能夠專心革命的運動。（見鄧慕韓：總理軼事）

對敵人挑戰的計劃

一八九九年七月，在日本的治外法權撤廢，中山遂得表示對於滿清敵

人挑戰的計畫。照政治手腕看來，此事很堪讚美的。他決計要在滿清耳目的前面，做革命運動，以橫濱滿清領事館爲目標。他租定了最近該處的一所房屋，做革命運動總機關。他的敵人舉足就可到的。這個房屋，是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倘使中山能租到中國領事館貼隣の屋宇，他就要這樣做了，但是這屋子已經是夠近，可以望領事館的龍旗，這樣可以時時刻刻警醒他知道敵人就在眼前。但是這也可以顯得他看滿清爲無物，而玩之於股掌之上。領事館裏皇帝的臣僕，很容易把中山用鎗打死，但是他們有說不出的苦，就是他們倘使把中山弄死，全領事館的人，就要被執而定罪的，所以他們決不敢；於是只好讓中山在他們門前挑戰。（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泰誓』和『牧誓』

紀元前七年春天（乙巳），歐洲留學生約 總理到歐洲去，並且代 總

理籌旅費：計比國四千多佛郎，法國一千多佛郎，德國二千多馬克。總理先到比國，就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來號召大家。又組織革命團體，並且主張非宣誓不可。起初大家很反對宣誓，總理却以為不是這樣就不能表示決心，且舉出書經上『秦誓』『牧誓』做例子，又親自草寫誓詞，這麼大家才嘆服，因為當時正有人傳說總理是不懂中文的。（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

『必定有棍徒冒我名子……』

孫先生在戊申年寓居星洲時，一天，張永福接到南非洲的來電，要他匯一萬塊錢去，下面署名是孫逸仙。張讀了很詫異，就拿了去告訴先生，先生笑道：『這沒有別的，必定有棍徒冒我名子到南非洲詐騙華僑的錢，明知這電報打了來是不會得到什麼，不過藉此使得那裏的華僑相信他是真的罷了。』張很佩服先生的明斷。（見鄧慕韓：總理軼事）

辯
給

統治中國的是滿洲人！

中山手裏拿了一個銅錢問他們（一）道：『中國的元首是誰？』他們立刻回答道：『天子就是中國的元首。』中山問道：『這天子是中國人麼？』他們回答：『自然，除了中國人以外，沒有人配做天子的。』他說道：『你們瞧銅錢上天子的字，這些不是中國字，是滿洲字！統治中國的，不是中國人，是滿洲人！』民衆非常的愚蠢，因為這些小村莊所接觸的代表政權者是中國人，所以他們當許多人不知道那皇帝是外國人。（林百克：

孫逸仙傳記）

（一）指翠亨的民衆。

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

有一次，中山演說，環聚而聽者無數，中國人外國人都有。在一個大廳裏面，聲音恐怕很不容易傳達到處罷。中山說了幾句開場話之後，向前面走幾步，聽衆掌聲雷動。他靜默移時，再前進一步，掌聲又起，夾雜一片歡呼聲。他等了一等，將手舉起，聽衆肅然，寂靜無聲。中山仍舉手靜默，屹立不動，乃開始演詞。他演說時，差不多換了一個樣子，驟然響朗的聲音，中人如有電力。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個個字是迅疾，準確，鋒利，像一枝機關槍，只聽得嗒嗒嗒的聲音；高，下，疾，徐，如合符節。演詞平穩如流水，煞尾清楚，戛然而止，他依舊靜立在講廳迴聲的中間，而他的話已深入聽衆腦筋裏了。歡呼和鼓掌聲又起，但是中山如立在海岸上，看海裏的波浪。他再舉手，喧鬧的大衆又靜下來，他又雄辯滔滔講了一回；於是一停頓，呼聲又起，此時中山一口氣差不多說五百多字。中

山在演壇上受人歡迎，演說詞很快的傳到各處，各處都有同樣的歡聲。他到一處就有他的演說，在危險的時機，是喚醒人們的清響的鐘聲；在困難的境遇，是指示人們正路的導燈。長時期同惡勢力奮鬥，熱烈的歡呼之迴聲傳遍大地，多麼可驚，多麼偉大啊！（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天命無常』

中山在秘密會議裏面，開始提出推翻皇位的時候，黨人都問道：『你用什麼來代皇帝呢？』倘使他說『服從法律』，他們必定要誤會的。倘使他說『人民的主權』，他們還不知道『人民的主權』是什麼。實在中山的困難，就是用什麼言語開始他對於皇帝的攻擊。中山後來造出四個字的宣言，就是：

『天命無常』

用了這個口號，中山宣傳反對忠君。這四個字，是無害於衆人的，所

以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這個簡單，無惡意，而却是動人的口號；所以他知道一定可以成功的。（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服 善

確定三民主義的名稱

乙巳（滿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歷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創辦民報，做本黨宣傳機關，推孫先生做序文，先生命意，胡漢民撰述。孫先生想要用『民』字總括種族政治經濟三項革命，種族叫『民族』；政治叫『民權』，只是經濟還沒有一個妥當的名子。這時我在旁邊，偶然想到我國向來以國計民生連用，因而就獻議可不可以叫做『民生』，大家都說好，於是就決定用了。（見鄧慕韓：「孫先生自述」拾遺）

『海盜』的訴訟

清光緒三十三年，我主編新加坡中興日報，和南陽總匯報筆戰一年多

，立憲還是革命，爭辯不休。總匯報怒，罵孫先生是『海盜』。孫先生也怒。有德憲先生在英屬起訴，要求損害賠償若干萬元的，先生允許了，就依法進行訴訟。我和先生說：『這事在別的國還可做，在中國則不免看做兒戲。並且先生是革命黨魁，身分如何高尚，度量如何寬宏，置之不理，不損聲威，一經訴訟，就是全勝了，如先生所要求，賠償名譽若干萬元，不過這樣。內地聽到了，將要說先生是個凡人，這個損失又要那個賠償呢？』先生說：『已經做了，怎樣辦呢？』我說：『就聽他做着，不追問好了。』於是先生便說：『很好！』（見江介散人：革命閑話）

豁 達

大同學校的被拒

有一天，孫先生到大同學校去看那教員們，其實我們會員，與他們來往很密的。那一天，孫先生去，也不是偶然的事。當事孫先生進去，房間內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桌上一張條子，上面寫：『不得招待孫逸仙』幾個字，並無下款。孫先生看見，很奇怪，並不說什麼，就出來。見着幾個興中會的會員，把這一段意料不到的事告訴他們。大家聽了，都以為校裏的人無理，非去嚴重質問不可，一齊到大同學校來。當時校長就是徐勤。他見來勢洶洶，不敢出來。他們吵着要追究桌上字條的來歷。徐勤站在房門口說，不要誤會，字條不是他寫的。當時又有幾個董事在座，做好做歹，替他辯護。我們幾個會員，只得責斥幾句，說他們不念木本水源，有性子

不好的，要同他們火併，被孫先生制止，一同出來。從此以後，孫先生亦不再進大同學校了。興中會創辦的學校，到這時候，被康有爲的學生拿去，這還罷了，在後還成爲興中黨敵黨的總機關，這才可嘆。（一）

（一）大同學校在橫濱，孫先生原定名爲東西學校，後來是由康有爲的高足徐勤林奎陳蔭農改了的。初辦學校時，原想藉此宣傳革命主義，因爲一時請不到適當的教員，而陳少白與梁啓超很熟，就託他代請，徐勤等人便是梁的介紹，後來所以拒見孫先生的，又因康有爲已受光緒寵眷，深恐他的學生與革命黨來往，貶損了他對於皇室的忠誠，來信制止的原故。

『我願就的』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他（一）到我的寓所來。認識他的許多年的女僕把門開了，給他一個微笑的歡迎。四萬萬人民中當選的首領，袋裏藏有剛才接到邀他做中華民國大總統的電文，和她握手握手，懇切地答謝她的敬

意。這電文的故事也有趣味。牠是發自廣州寄給倫敦與孫文的。孫文是孫的官名，孫逸仙是他的族名。大抵中國人有三個甚或四個名字。一個是出世時父母賜他的；別一個是當他進學時由師長贈他的；第三個是當成丁時由自己選擇的；再有一個是登科時決定的。中國人把族名即我們喚做姓氏的，放在前頭；等於我們第一個或耶教的名字的却擺在後一部分，適與我們相反。『孫文，倫敦』，可算是含糊的通信處了，但是郵局的職員們在信封上批道：『中國公使館試交』。於是電報就送到那兒去。但閱看過了，便附加一紙條送到我家裏來，查問是間有無此人。我不在家裏。幸而我的內子是被關照過代拆的。我們在孫抵倫敦前好幾個星期，已經收過許多電報了。這封電報，自然，已經拆閱了；電文是用暗碼的；暗碼之後新加上了漢字。電報到時，孫還沒有到我們家裏來，雖然我們幾乎時刻刻地盼望他，俾康夫人能夠答覆孫文不在這裏。

她的困難在於怎樣去解決這事件；這封電報當然是極關重要的信息，

孫當然了解的吧。然而，承認孫的蒞臨吧，難免引起困難，因為公使是代表滿清，他一定奉令設盡千方百計以得孫為甘心的。難關怎樣越過呢？康夫人從電文抄錄暗碼，漢字和一切，把電報送回信差。當孫在兩小時後光陷時，於等待他收閱的無數信件與電報中，康夫人遞給他剛才論及的暗碼電報；他看完了，微笑地置在懷裏。自然，我們亟欲知道電文的內容；我們與孫雖然十分親密，但認為私事的，永沒有問及，我們並且要求他勿把他幹着的有秘密性的事情告訴我們。到了第二天，康夫人說及那封電報時才告訴他那封電報的來歷。他追問漢字是誰抄。他驚訝，幾乎不相信，康夫人能用鋼筆那般正確的抄錄漢字。當問及他電文是否秘密時，『哦，不，』他說，『我沒有告訴你吧？牠是要求我做新共和國的總統的。』

任何人收到這樣消息，能夠像孫一樣的態度嗎？我們問他願就總統職務嗎？經過一番小考慮後，他答道：『是的，倘若同時找不到更適當的人，我願就的。』我們考察他的思想，絕對尋不到一點利慾心。（康德黎：

孫逸仙與新中國

(一)指總理。

『大總統是一個人』

民國十年那年冬天，北方的軍閥，作威作福，橫行不已，孫先生想掃除那些國賊，於是就督師北伐，由廣州到了我們桂林。初到那天，去歡迎先生的人數不消說，是人山人海。後來孫先生到了總統府裏，一見總統府行轅背後不遠，有一座很高的孤峯，名曰獨秀峯，先生很歡喜，便即由總統府後園出來，走到公園，想去獨秀峯上面玩玩。那時候公園內有好幾個伙計在那兒作工，又有一個建築公園的老板在那裏督工，督工的老板，起初本來穿着一件帶有泥巴巴的衣服，因為聽得大總統快要到總統府了，才登時回去換過清潔的衣服，仍舊回到公園裏走來走去。孫先生出來的時候：他還很正在那兒踱來踱去。孫先生喊了他說道：『你是誰？』那建築公園

的老板說：『我是在這裏要的。』先生說：『這個獨秀峯從那裏上去？』老板說：『這裏來，你跟我來。』後來果真一起上山去了。先生說：『這些地方，弄得很好呀！』那老板說：『這裏原是一個七八成僻靜的地方，到處崩敗，聽說大總統要到桂林了，才把到處修得整整齊齊。今天各界的人，都到歡迎場歡迎大總統去了，我偏偏要在山下督率夥計做工，不能抽空到歡迎場去看一看大總統，真真沒趣！』先生說：『我就是大總統。』那建築公園的老板，喜歡得不知其所以然的舉起兩隻手，向孫先生身上一撲，驚詫地喊道：『你就是大總統呀！失敬！失敬！』先生說：『大總統是一個人，你們也是一個人，大家都是一個人，有什麼奇怪。』（文莊：孫

中山先生評傳）

力 學

反覆精讀

總理自己說，幼小時在香港上學，多是專學英文，後來研究中文，沒有適用的書，見到學校裏藏有華英文合璧四書，讀了很喜歡，於是就反覆精讀，既然用做中文的教本，又可以藉此研究中國儒家的哲理。並且英譯本解釋顯明，沒有漢學家註疏的繁瑣晦塞，領解比較容易。總理既目識心通，從這再研究中國文化，就造成一生學術的基礎。（見邵元冲：總理學）

全部滿分的榮譽

孫先生求學的用心，實我所僅見。在雅麗氏學校讀書平時無論什麼學

科都是滿分。到了二十七歲畢業的時候，其中有一科是九十幾分，校中教員與及考試官就爲他開了一個會議。覺得這個學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學生。學科統統滿分，有一科稍爲欠缺些。會議結果，他們就送給他幾分，使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所以在畢業證書上是註明「滿分」的。（這張證書，英文是校長寫的，中文是我填的。）（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

日夜伏案

我（一）和孫先生同學時，他常自己做工，籌劃學費。多錢下來，不問那個，一齊同到飯館裏聚餐，到了沒錢，就不出校門一步，日夜伏案讀書。（見宮崎龍介：孫中山之軼事）

（一）這事是鄭弼臣親述，我是鄭氏自稱。

不是談國事便是看書

一九〇八他(一)到倫敦時，似乎旅費甚窘。所以有位朋友曹亞伯，在學生中湊了三四十鎊送他。不料三天以後，我們到他寓裏見他，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指示我們什麼什麼。我是驚駭他的好學，曹君便以為他不吃麵包，買那種不急之物，有些不滿意。後來我每見他，不是談國事，便是看書，終不談閒天，什麼麻雀下棋，更生平不懂得的了。(吳

敬恒：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一)指總理

革命的學問

一天，我偶然的問總理道：『先生平日學的很博，對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都很喜歡研究，究竟那一種是專門研究的？』總理說：『我沒有什麼叫做專門研究的。』我說：『那麼，先生研究的是那種學問呢？』總理便笑着說：『我所研究的是革命的學問，凡是一切的學術有可以幫助我革

命的智識和能力的，我都用做研究的原料，組織成功我的革命學。」（見邵元冲：總理學說）

錢幣革命的通電

總理在民國元年既辭掉總統，從事鐵路事業，爲着國家財政的枯竭，於是建議『錢幣革命』，專以國家制定的紙幣算做錢，把所有金銀改爲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都用紙幣，嚴禁金銀。至於現在流行的金銀錢幣，只准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不准在市面上流行。理由本來很精確，可是當時擬稿的人，竟不解所以，以爲空論難行，相顧不肯起草。總理大不高興，就費了一夜的工夫親自寫一長文，在第二天公布出來，這就是錢幣革命的通電。到了歐戰開始，交戰各國多用紙幣做交易中心，和總理的理論竟是一樣，大家這才嘆服。（見邵元冲：總理學說）

每天看幾卷

民國二年夏，各省討袁軍既然失敗，總理住在東京，得空就研究典籍。日籍中有漢文大系的，約略和現在流行的四部備要差不多，四部要籍如羣經史漢諸子唐宋專集大概都有，共三十六冊。總理每天看幾卷，專精不懈，因而 總理的學問更有進步。（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稱善鹽鐵論

民國三年春天，我住在東京民國社。某一天，總理來到我的書室裏，問我道：『有什麼奇書可以看的？』我就提出案上的桓寬鹽鐵論，以為這書說理雖是不精，總還可以藉此看到漢人議政的風尚。總理翻閱幾章，也說這書頗可研究。（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不憑臆想

歐戰剛了，總理在滬就起草建國方略，因為實際調查所需的資料很繁，間或也由我從事搜集。一天，以手書來，囑調查乍浦澉浦一帶的海塘是石塘還是土塘，並且說如沒書查考，宜乎親自問問該處土人，以期確實。後來我查得浙江水陸道里記等書圖說很詳，就舉以相告，總理便根據來規劃東方大港。單就這一點看，就足證明總理計劃的切實，是不憑臆想的。

（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日中爲市』的出處

總理寫孫文學說的時候，多徵引典籍。一天傍晚，餘熱沒退，我跟總理去兜風。車中，總理忽然問我：『神農氏日中爲市，出在什麼書上；』我說：『這是除史記等書以外，大概以易經繫傳記載的最爲近古。』總理

點頭稱是。（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行行着眼字字關心

總理平時讀書雖然不快，可是在閱讀的時候，却字字着眼，行行經心，不肯隨意放過，所以閱讀後對於書中的要義無不瞭然。凡有批評，都很中肯。某一天，偶閱商務印書館文法要略，見到論名字的一節中，對於『亮，猛，鵠，猿，皆稱本名，』就指斥他的謬誤。又對於曾國藩論文中引的『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等話，就以爲評論中國文法的佐證，足見總理治學的精密並且能遇事注意了。（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自校孫文學說

總理讀書著作，雖大寒大暑，不稍間斷。但是生性很怕冷，冬天到

總理書室，只見爐火熊熊，總理短衣據案，奮筆不稍休，有事來請示的，處分好了還是繼續研究。夏天也時時的揮汗披覽，以為很快樂。民國八年夏天一晚上，將要十點鐘了，我因為事體到總理書室裏去，看見總理正是揩着汗校閱孫文學說排印稿，我說：『先生何必這樣的自苦，怎不叫別人校去？』總理說：『這稿子已經由別人校過兩次，這是第三次，特意自己校一次，可是還時時發見訛誤，可見校書不容易，』我於是幫着校了幾頁。夜深才走。（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不恥下問

總理有有一次問我中國製造舟車和發明火藥等等的起原，並且問有什麼書可以參考，我說有格致鏡原、事物紀始等書。又問有什麼書詳述中國 周秦學術流別，列舉出處，沒有割裂抄襲的毛病，我說有馬驢釋史。又寫孫文學說時，要詳細知道明鄭和和遍歷南洋的故事，以及當時海船的構造，

我舉出費信星槎勝覽等書。總理就叫一齊買好，以便參閱。（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第三道國防線已經密接日本一部

總理對於中國地理研究得最精。不但在軍中是案上牆上都掛着地圖，就是滬上寓所地圖也很多。總理時時拿顏色筆畫成各種交通線，河道整理線，國防線等等。有時地上鋪了地圖，伏着身子研究個不息。某一天，有日本人直捷走到總理書室來謁見，看見牆壁上掛的國防地圖，有總理畫的國防線幾道，第三道已經密接日本一部，因而變色很久。（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終日端坐讀書

民國十一年夏，陳炯明軍叛據廣州，總理駐永豐艦督師討賊。時暑熱

蒸鬱，鑑中窄狹，總理除手草函電促各路討賊軍外，終日端坐讀書，沒有一刻停息，共五十多天，雖是備嘗艱苦，還是研究如故。（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

有一次孫先生爲革命的事走到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日本人便問孫先生說：『我們每次看見先生，談不到三句話，先生就要講革命，究竟先生對於革命之外，還有沒有別的甚麼嗜好呢？』孫先生答應他說：『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

（黃昌穀：《孫中山先生之生活》）

每年的書籍費

有一次兄弟（一）同孫先生到廣東博羅去打仗。一天晚間是中秋的夜裏

，月光很明亮，我們都坐在船上賞月，閑談消遣。兄弟便問孫先生說：『像先生這樣愛讀書，又愛讀新書，從前讀過了的書自然是很多；究竟那些讀過了的書是不是都還保存到現在呢？究竟一共讀過了多少種和多少本書呢？』

孫先生在當時也不問所以然，便照我的笨話答應說：『我幾十年以來，因為革命，居無定所，每年所買的書籍，讀完了之後，便送給朋友們去了。至於讀過了的書籍之種類和數目，記不清楚，大概在我革命失敗的時候，每年所花的書籍費，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時候，所化的書籍費便不大，大概只有二三千元。』黃昌穀：孫中山先生之生活

（一）黃氏自稱。

勤學不倦

民國十三年夏，我從海外歸來。這時總理正臥病帥府，外間很有不

好的傳說，聽到我來，就欣然接見，問問我的學業以及海外近況，竟至忘疲倦。臨定，總理又約定時候要我講幾次歐美勞工運動，這樣的勤學不倦！（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枕上披覽不輟

民國十三年秋，總理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民族民權都講完，只有民生主義才有四講，便北上了，總理原想在北京大學完成民生各講，所以攜帶的參考書很多。船過日本時，又添買許多新書。既到天津，臥病行館，在枕上還是披覽不停，我看看，正是討論居宅的書。到了北京，遷移到協和醫院以後，因醫生的勸戒才停止閱讀，不久便長離我們了！（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儉 樸

唐紹儀無法下箸

民國元年，孫先生就總統職於南京，每天飲食和府中僚屬一樣。有一天，南北議和代表伍廷芳唐紹儀入見，縱談至夜，先生因為是老朋友，留兩人用飯。就座後，桌上祇有幾樣普通的菜蔬。唐平日用度極闊，烟酒費每天還要二三十元，見到食品粗劣，竟無法下箸，又不敢以不食辭，就假說今天是他們齋期，不能吃葷，祇可陪食。先生信以為真，也不勉強，隨食隨談，略不介意。（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事 事 節 省

孫先生既是辭掉總統職，袁世凱驟然得志，很是推重，並且要籠絡先

生，屢電歡迎北上，先生待人以誠，不願過於拒却，就坦然入都，袁氏特設行轅，極其隆重，一時北京官僚看做皇帝的行幸，紛紛的鑽營這項差事，以為一切供給支銷，總在百數十萬，浮報扣折，賺錢必多，不想先生既到，事事節省，總計居住在北京以來，支出的不過萬元上下。至此充當行轅職務的人才大失所望，認為從來未有的事。（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始終是兩袖清風

二次革命失敗以後，總理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當時的經濟狀況當然是很困難的，但總理仍舊進行不輟。各地同志請求發旅費，發動費，生活費的絡繹不絕。總理亦通電請海外同志分別接濟。等到接濟的款項到時，有時三五千，有時一二萬，有時數百元。總理接到款項以後，便囑仲愷將各處請求款項的函電開列一單，按其緩急，酌量分配。同時總

理也留存二百元，放在旅行衣箱內，這衣箱也是放在 總理客室裏的。

這時節 總理是住在日本的老友頭山滿家中，飲食住居都是頭山氏担任的。總理所留存的二百元，並不是作自己的零用，乃是預備國內同志對於在內地發難或其他特別事件來請示的時候，有發電報的必要時，作電報費的。所以這二百元的電報費，有時幾天就用去了，有時第二批款項來時，這項電報費尙未完，也只好把他補足就算了，總理自己始終是兩袖清風。（冲：總理亡命時代之經濟生活）

嫁女和提早用飯

當民國十年中山先生統率海陸軍在廣州護法的時候，他曾在觀音山粵秀樓居住。有一天晚上，我覺得先生用晚膳比常日特別的早，我即動問先生何以今日用膳特早的緣由，先生微笑回答說，今日因我嫁女，所以用飯早些。先生的子女婚嫁，外間都無人得知其事，可知先生一生爲公，未嘗

及私。
〔林森：孫中山先生年表序〕

雜 事

劈甘蔗的意義

放風箏是中山很喜歡的。踢毽子，跳田雞，量棒，劈甘蔗，這幾項遊戲，也是中山很着魔的。量棒這遊戲，是用一根棒把另一根棒打出去，一個孩子便用衣襟來接，倘若他能接得住，便調他去打；到後來，便量出二人打出的長度來做勝敗的決斷，劈甘蔗的遊戲，很像一種賭賽。先把甘蔗扶着豎立在地上，手一鬆，垂他沒有着地之前，用重刀猛力的一劈，劈下的甘蔗最大的，便算勝利。著者（一）記得曾經同中山開過玩笑，他告訴我這劈甘蔗的遊戲之後，我說道：『我知道你對於這劈甘蔗的遊戲一定是很靈巧的；因為你劈除滿洲人的方法，實在不錯；是嗎？』中山聽了，不覺好笑起來。我又接着說道：『不過這種遊戲對於滿洲人，不是甜的蔗糖，

乃是酸醋；對不對？」說到這裏，我們倆不禁都大笑起來，中山的笑容竟現了好久才斂。（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一）林氏自稱。

磚枕與中和之道

著者（一）因為中國人有的用一種使人驚奇的磚枕，所以問他（二）道：

『博士，你小時候用什麼枕頭枕着睡覺的？』他笑道：『我歡喜用裝豆的枕頭。因為這種枕頭，既不像那套硬布的磚枕那麼生硬，又不像那裝茶葉的枕頭那麼柔軟。我那時雖是一個小孩，却知道採用一種舒適的中和之道。』我們倆便笑起來。我又申說道：『現在我可以知道爲什麼西太后要懸賞全球買你的頭了，因為你並不用中和之道對待滿洲人。』說到這裏，我們倆笑得更厲害了。（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一）林氏自稱。

(2) 指總理。

革命思想的發生

孫先生革命思想是怎樣來的？先生自己說：『我的革命思想，最初一念是在幼小時聽鄉間故老談話時發生的。』這故老就是太平天國失敗後僅存的一老軍。

先生那時雖然是三尺童子，已是英氣溢於眉宇，膽量超出羣衆。老軍見到這種氣概非常的少年，特別喜愛，有空時就把當時戰爭的狀況和洪秀全的爲人告訴先生，高興起來便說：『你真是洪秀全第二！』這時先生也自居爲洪秀全第二，以聽這老軍談話爲無上樂事。（宮崎龍介：孫中山之

軼事）

辮髮的故事

中山就進了火奴魯魯的英國教會學校。那時他還穿着長袍，拖着髮辮。校中比他年長的土人和雜種的兒童，都開始拖他的髮辮來取樂。中山起初忍耐了好久，後來因欲防護自己，忽然和他們公然開戰，無論單獨的，全體的，總是盡力的對付他們，他的體力因曾在翠亨田間工作，又很發展，那些欺弄他的同學都敵不過他，後來對他不敢無禮了，因此，他得享受和平與安靜了。但是後來那些年長的同學，想得了一個比較安穩些的政策，他們指使許多幼童來拖他的辮子，他可以用體力來打退那些比他年長的學童，但是他立刻覺得這些小孩子，不過是受人的指使，若是打傷了他們，是不公平的，他究竟是在外國，所以很覺得困難，並且傷害弱者為他的天性所不許；所以聽他們拖髮辮，無論怎樣的開玩笑，總是不動手，他們到厭倦了才止。（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革命救國』和『學醫救人』

孫中山先生童年在檀島官立盤羅河學校讀書時，和順德杜南山往來。

一天，看見杜的書架上有醫書，很詫異，便問杜何以有這些書，杜說：『從前范文正說過，「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我有醫書，便是這意思，』後來有一天先生就和杜說：『係引范氏的話，我以爲不對，在我國讀書的不能就可以從政，從政的又不能就可以做宰相。如若盡心盡力的想去做宰相，做不到了，才轉來學做良醫，固然良醫不易做，就是努力去做，也是遲了。以我愚笨的意見，還是一面努力於政治，一面又努力於醫術，本着這目的去做，總該有所成就的。』其後先生既立志革命以救國，又專心學醫以救人，終歸實踐了童時的話語，完成他的偉業。(一) (見鄧慕韓：總理軼事)

(一) 原註：此則吉隆坡杜南山口述。

『大家可以多談革命了！』

孫先生那時（一）碰到我常常勸我學醫，說：『醫學是很有用的。』我因為習性不近，總是不願意。有一天，我照常在他那裏談天，他忽然說：『請你坐坐。教授來了，我要聽講去。散課後，再回來同你談天。』隔了一回，他匆匆的跑回來對我說：『康德黎博士請你見面。』康德黎博士，當時是醫學校的教務長。我說：『不認識他。』他說：『有事情才請你去。』我說：『人既不認識，那裏會有什麼事情呢？』他不待我話完，就抓了我的衣袖，拉到教務長室內，見康德黎博士。當時康德黎博士見了我，說：『我們是很歡迎你的。』其實他所說的歡迎，是因為方才孫先生說我要到這裏來讀書。那時我又朦在鼓裏，聽了康德黎博士的話，無從致答。只說：『Yes thank you』而已。後來我們就退出來，我責他不應該強作主張，孫先生說：『好了，你進來念書，大家可以多談革命了！』我沒有辦法，就答應了下來，轉入雅麗氏醫學校，其時，我所讀的一班，比孫先生差兩年。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略）

(1) 這時總理是在香港醫學校。

四大寇名字的由來

四大寇是陳少白，楊鶴齡，尤少紈，另外一個就是總理，起初楊鶴齡和尤少紈同學，既到香港，在楊處識陳；後由陳介紹給孫先生，每逢休假，四人就聚在楊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的爲人；又以成者爲王，敗者爲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認做盜寇，這四人的志向也和洪秀全一樣的，便笑着說『我們四人，不也是清廷之四大寇嗎？』四大寇的名字便是這樣來的。（見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別錄）

開設藥房的經過

孫先生畢業以後，他想開藥房，叫我替他擬招股章程，忽然被校長教授知道了，就禁止他，因爲照他們英國的習慣，醫師的地位很高，稱爲

上等人。做買賣的人，就比較低賤了。所以當時校長就叫孫先生去，對他說：『你不應該做這種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開藥房的。因為你是本校第一屆第一名的學生，應該自愛。』這樣一來，就把孫先生開藥房的計劃打破。後來就先後在澳門和廣州掛牌行醫了。很奇怪！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極端欽佩的。就診者戶限爲穿，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竟有一萬元之多。但是他並不積蓄，總在各方面用了出去，以致賺來的錢到手就完。

孫先生一面行醫，一面還是要開藥房。所以在澳門開了一家，在廣州繼續開一家，再在石歧也開一家。我沒有辦法，就幫幫他的忙。到第二年，他就把店裏事務，交託一兩個夥計管理。這種糊裏糊塗的讓他們去經營，竟把孫先生的醫金統統放在買賣上用完。到後來連開銷也不夠了，我就常常替他想方法來維持。（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

給李鴻章的信

有一天，我（1）在香港，他（2）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賸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紙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隨便稍爲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了，就到上海去要把信封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

字陶齋）託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詮，別號天南遯叟）。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Dr. Legge）譯譯四書五經。瀝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爲頓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下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加以修正。

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至蘆台督師。軍事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

不樂的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

一八九三年孫先生和陸皓東北遊津沽，西入武漢，窺探清庭虛實，長江險要。又上書給李鴻章，陳述『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大政。李不採納，又到李的私邸去謁見，勸他中興漢族，又以年老推却。從此先生革命的心，就更加堅決了。（見孫中山先

（生傳略）

李鴻章對於總理的信，很是贊許，並且給他一張農桑會籌款護照。只是沒有革命的信念，又沒洞燭大局的眼光，年歲大了，已無意事業，總理知道他沒有大作爲，剛好清軍被日本疊次打敗，中外威信掃地，總理以爲有時機可乘，於是就到檀島創立興中會。（見鄒魯：中國國

（民黨史稿）

(1) 陳氏自稱。

(2) 指總理。

『造反』和『革命』

乙未年以前，孫先生號召黨徒，都是說反清復明，簡稱做『革命』，到了乙未年九月，雙門底失敗後，先生和陳少白到日本，路過神戶，少白買了一份日本報看看，登有長崎電，說支那革命黨孫文陳少白過港，少白拿給先生看，說：『我們以起義爲造反，日本人叫做革命，是什麼原故？』先生鼓掌說：『好！好！好！從此以後，我們就只說革命，不說造反。』

(見江介散人：革命閑話)

李鴻章要以兩廣獨立

兩廣總督李鴻章因爲北方拳亂，要以兩廣獨立，暗暗的派劉學詢寫信

給孫先生，請先生速回廣東協同進行，並派安瀾兵艦去迎接。先生因爲李還沒有決心，就派宮崎寅藏代表去協商，由黨人聯名寫信給香港總督卜氏，請他勸告李鴻章決心獨立，又由何啓代達一切。港督對這事很表同情，因向李再三接洽。李也很表示好感，祇因北京破後，清帝后無恙，決定北上，這事便作罷了。（見鄧慕韓：「孫先生自述」拾遺）

『這是傾覆滿洲政府的預兆』

乙巳年夏，孫先生將要到日本，大家很快意。既到橫濱，由程家樾傳告，往來的人很多。先生禮賢下士，留餐留宿，自己竟至捧着臉盆給客人盥洗，東京留學生在富士見樓開歡迎會，到的很多。席中演說共和政體，吳崑筆記，留學生大受感動，掌聲如雷。不久在飯田町程家樾家開同盟會預備會，到八九人，商量各種事體和會名。孫先生主張叫中國革命黨黃先生（一）以爲這名一出來，黨員的行動就不便。經過討論後，定名爲中國同

盟會。第二天在赤板區會町的內田良平家裏開成立大會。門口掛着黑龍會事務所的牌子。到會的有四十多人，都很喜觀。忽然有湖南人張明夷以爲定名不當，說既然抱傾覆清廷的志向，就當就對象立名。先生說：『不必的。我們所以革命，就因爲滿洲政府腐敗。倘若滿人同情於我，也可許他入黨。』曹亞伯這時就起來說：『今天大家主張革命，才來這裏來；如有異議，又何必來？兄弟憑着良心首先簽名。』大家一齊附和，各寫誓約一張。這天是舊曆六月二十四，新曆七月下旬。內田僕婦送進涼糕，大家飽啖一陣。觀笑之中，草廣枕木，折斷一個，杯盤又翻下來，更有睡倒下來的，先生說：『這就是傾覆滿洲政府的朕兆。』大家更加快樂。推黃興蔣尊簋汪兆銘陳天華程家樑馬君武六人做起草員，先生當然也參加在裏面。（見江介散人：革命閑話）

（一）指黃興。

和布加卑相見的情形

孫先生第一項和布加卑在法國輪船相見，(1)是乙巳年（滿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秋間從日本過吳淞的時候，第二次和布加卑在法國輪船相見，是丙午年（滿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春間從南洋過香港的時候。兩次會見，慕韓都在座。還記得當時布加卑和先生本不相識，安南總督某以爲這樣的重要任務，如若像尋常介紹，一有錯誤，關係很大，於是把名片分成兩段，先拿一段送給先生，又拿一段交給布加卑，要他們會面時就用這東西做符號。（見鄧慕韓：「孫先生自述」拾遺）

(1) 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上說：『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

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

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察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即述敘此事。』

A, B, C, D, E,

我們再從西貢到海防，由海防進河內(1)，有甄吉亭黃龍生楊籌彭來招待，我們租房子的時候統統改換姓名，先生(2)和我都改姓了陳，我改名為陳同，房子在有名的甘必大街。開始就和在安南方面的同志接洽，在安南東京地方發動革命運動。凡是發動革命總是要籌劃經費的，總理到了以後馬上就在華僑方面籌款。他叫我發兩個電報，一個電報發給曾錫周，一個電報發給張靜江。總理並且說這兩個電報發出一定有款來的，我就問總理道：

『這位張靜江是什麼人？我沒有聽見先生說起過他的名字。』

總理答道：

『他是一個很奇怪很豪爽的一個人，我有一回到歐洲去，在船上碰到了他，我們通候了一下，他就問我：「你是主張革命的孫某嗎？」我說：「我是孫某。」他聽了很高興，就很爽直的說：「你是主張革命的，我也是很贊成革命的，老實告訴你吧：我在法國做生意，賺了幾萬塊錢，你發動革命的時候，我目前可以拿五萬元來幫助你，打電報的時候依着A B C D E的次序，A字要一萬元，B字要二萬元，E字要五萬元，這就算是。你打電報給我，要錢和要多少錢的密碼呢！我覺這個人是一個信實人，不會說誑的，所以我就要試試這個密碼靈不靈了！』

我依照先生的話打了一個A字去，這個A字的號碼靈驗得很，果然有一萬元好像憑空一樣匯過來了。後來用費不夠，先生說：『他是一個很豪直的人，我們就打一個E字吧』打了E字之後，果然連五萬元都匯來了。事後，先生叫我寫一封長信給靜江，告明兩廣邊地情形及此回發動之經過與今後之計劃，靜江也沒有直接寫回信給我們，他托一個朋友順便告訴我

們說：

『我並不需要你們寫長信，難道我是接到了你們的長信才相信你們嗎？如果存這一點觀念的，就不會相信你們，不會幫助你們的。大家都是同志，彼此心中可以明白。寫長信如果給別人曉得了反而不大好，以後你們只要實際做革命事業，就勝于發長信給我了！』

我們聽了靜江托人所說的話以後，我覺得他是一個認識革命主義的人

。 (胡漢民：南洋與中國革命)

(1) 這時是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歷一九〇六年，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所說：『時

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民精

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劃進行。』便是這時的事，又說：『

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

亦無人肯助也。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

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這幾句話可與本文參看。

(2) 指總理。

章太炎心存叵測

在南方購置軍火不容易，所以秘密到日本去設法購置，那裏曉得東京的同志不秘密，把這件事告訴了章太炎，章太炎一曉得這件事情，馬上來進行破壞的陰謀。說到這裏又要舊事重提，孫先生離開東京的時候（1）有鈴木先生贈送一萬元旅費，孫先生爲顧念民報，所以從一萬元中分出二千元來放在民報社。這件事給章太炎曉得，以爲鈴木送一萬元要全交給民報，而孫先生過手祇交出二千元，自己落用了八千元。章太炎以民報爲世界，就大發其書獸式的牢騷，摸不着頭腦的大鬧大吵。他竟胆敢把掛在民報社的孫先生的照片撕下來，下面批下幾個字，叫做：「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他以爲孫先生還是在香港，就把照片連批語寄回香港了。這一回孫先生派同志到日本買軍火，他老先生當然要乘機報復了。當時孫先生所

購的軍火是村田式，章太炎就亂嚷亂吵地說道：「孫某所購軍火是村田式，這種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國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丟了性命嗎？可見得孫某實在是不道理，我們要破壞他！」他說了這些話便使別同志也附和起來了。其實呢，章某這幾句話完全沒有根據，因為當時滿清的軍隊所用的槍都是老毛瑟，比之村田式來不見得高明，中日之戰的時候，中國是用老毛瑟打敗仗，日本是用村田式打勝仗的。如果說當時買村田是送同志的性命，那裏我記得在民元二年的時候各省軍隊還是買村田式的，何以時間越後了反而不是送性命呢？可見得這完全是章太炎的無稽造謠蓄心破壞的惡毒了！（胡漢民：南洋與中國革命）

（丁）這時是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歷一九〇六年，章氏破壞購械的計劃是在第二年，總總敘述第五次革命失敗的經過，有云『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爲之破壞。至時防城城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可見總理對於此事之痛心疾首。

君子可欺以其方

孫先生平生常受人騙。一天閑談，我問先生道：『人說先生不明，多受人騙，這是什麼原故？』先生道：『君子可欺以其方，子產且是這樣，投其所好，不易識破的。從前廣州之役，事前結納三點會頭目，我是親在香港切實調查的。余向甲頭目道，你有多少人？他說有若干人。我又問，何以證明？他說，可以先點名然後再領餉。再向乙頭目，也是這樣說。我便說，在香港怎能容我們點名呢？他們說，可以約定鐘點，在茶館吃茶。我們領先生到茶館去，以起立爲號，起立的是同志，不起立的便是他人，我聽了心裏很喜歡，以爲果能這樣，大事成了。便約定日期到茶館點名。每到一茶館，茶客起立的在百數十人，到了十幾處，都是這樣。及至起事的時候，到的人却遠不如點名時的多。此外防城之役，事先結納欽廉民團首領，託幾個欽廉人類似游勇的去介紹。他們便來報告：某鄉民團有若干槍

，某鄉民團有若干槍，共計不下一萬多。我就問，這都是民團的槍，不爲我用，又怎麼辦呢？他們說，他們的首領都說好了，我說，可以去看嗎？他們說，不但可以去看，並且可以點槍。於是派人到欽廉各鄉去，每到一處，果然都有團總歡迎，所說的槍枝數，絲毫不爽。我真喜出望外。可是到了起事之日，響應又很寥寥。反來這兩件事都是騙局。事後才知道。香港的點名，不是點名，事前頭目告訴工人道，明天我請你們吃茶，你們可以去若干人。人到了便又和他們說，我有好朋友來的時候，請你們站起來和人家行個禮。至於欽廉的點槍，也不是點槍。介紹人和一些團總們說，我有好友，是知名之士，聽見你們辦民團有名，想來觀光觀光。團總們當然贊成，於是到時去的人都延爲上賓了。這樣的受騙，不是應當的嗎？

見江介散人：革命閑話

『我是請你去做觀戰人呀！』

孫逸仙氏，不斷的繼續着說，他的來意就漸漸明白了。

『如君所知道的，自客秋江西省萍鄉之亂起，風雲忽急，震盪四百餘洲。如湖南，曾州，江陰，東阿，遼河等，接踵應響，都是箠食壺漿，以迎革命的光明之旗。蚩蚩之民：今已發生了骯髒之怒，其義憤之火焰，有燒盡愛新覺羅殘骸之概。苟不乘此時機，我黨又何日能救國？不得陳吳，願即捐軀，我志已決，即傳檄十八省之秘密黨，貫通脈絡，即可舉事，而為其急先鋒者，乃廣東省羅定府的志士團。彼等已與該地鎮台的陸軍將校等，結秘密的盟約，不戰已吞有廣東省城，現在只是引頸盼望一個號令到來。因此黃興君，已代表我們中華革命同盟會，搭將在十一日從橫濱出發的便船，擬匆匆赴會。汪兆銘君亦可同行，……』孫氏昂然說到這裏，其語調即一變了。

『池君，(一) 你有沒有到中國去的念頭？如果有的，那末，我雖然無能，很願意給你一個機會。』他毫不急迫的用英語說着。

我不覺注視着孫氏的顏面，默然不敢言者十數分鐘。

『其實你如果不打算去，但是也務請去一趟，』孫氏的語勢再一轉道：『怎麼樣？你一點也不應許嗎？』

我再注視着孫氏的顏面，如果這說『想去嗎』或『不想去嗎？』那末尚有回答的狀態。但明明白白地說到『不肯去嗎？』那就意外地非我所能夢想到了。然而，如果他說到了『請求』，那末以後也許不說了，余雖鈍骨，但亦男子漢也，啊！這所謂『女爲悅己者容，士爲知己者死』正指是等事。

『孫君，如果你要說「請求」那末我絕不說「不」的。』你漸漸迎合他的志願，『但照我那樣的人，雖然去，也許不會有什麼事可做吧？我想其他適當的的豪傑勇士還多吧？尤其是你知道的，我對於所謂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是大反對的，總之，我是所以誇稱爲日本帝國的一個良民，常常爲我們帝國盡我自己的本分，不論事之大小，凡利於我國的事，或使

我國政府麻煩的事，總是勉力使之避免。所以如中國的革命，在心裏實在很表同情，但假令一味許身於徒黨，親自參加於戰爭，那將如何呢？因此在隣邦之國際上，我日本人的行動，也許或使煩累我國外交當局，或使我國家應付困難吧？因為有時候，只因爲一個無足輕重的旅行者，却意外的惹起了變成國際問題，其例是很多很多的，你一想到這裏，所以不得不要考量一下，但是，無論怎樣，我却非常願意到中國去的，尤其要去看中國革命的戰爭。』

『唔！這樣的，池君，』孫氏頻頻首肯，『怎麼樣？我是請你去做觀戰的人呀！我亦希望將來把你親自所見所聞，自始自終，毫不遺漏地寫下來，從前粵西的洪秀全起義，他的大半目的已經達到的時候，不幸爲英國人科登將軍所擊破，就永遠埋在大逆長髮賊的污名中。但是另有一英國人名靈達雷，具有非常的俠骨，此人在後著有價值無比的書籍，照他所親見的事實，懇切地說明洪秀全一班人的人格與其懷抱的理想及目的，尤其

對於屠戮此等人物的科登將軍與英國政府痛罵其「沒分曉」與「没人道」啊！無論誰讀到他所著的太平天國革命史，沒有不泣下的。洪秀全與李秀成等之豪傑，實賴這本書的辯護，得去逆賊的污名，成爲很嚴正的革命殉國者，得後世識者的追悼。我就以此種精神，囑望於君，務請君於此時，卽爲日本的靈達雷，不，此外我還有更多的囑望於池君，務請將我革命志士爲天下所誤解者加以闡明，又請將其特殊之點，傳與天下知道。」

聽到末了，我就不禁淚下了。（斷水樓主人：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

（一）卽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的作者斷水樓主人，中國國民黨史稿稱爲池亨吉。

鎮南關的活劇

鎮南關的事變（一），並非容易的事。所以可不必問其成功如何，可以視爲在滿清方面，革命運動舉行的血祭，還是初次，與從來各方面所蜂起的暴動，其面目完全不同。孫逸仙在初次陣中，亦親自參加，自己站在

頭陣執着司令旗，所以此次鎮南關的戰役，實在是中國革命的分水嶺。其左所流着的，可以稱之爲過去的革命準備時代，其右所流着的，乃是將來的革命實行時代。或者可以毫不躊躇稱爲革命的勝利時代。

張頭目滿腹藏着豪快悲愴的大陰謀，忽忽地向雲南而去以後，孫氏立刻即密遣李某某，去那模村，訪黃明堂，何伍，李輝鑑，委託彼等任攻鎮南關之任。果然，他們三頭領只要求王和順不來加入爲一條件而翕然允諾了。如此十一月二十九日早，即有密電來云：決于次月十二月一日的晚上起事。後來到了那日，因爲有鑒于從前王和順當時的失望(2)，所以毫無有什麼感動；祇不過大家相互祈望他能成功而已。可是在各人的胸襟中，總不能安定；在一堂裏會見了，忽然散開了，散開後，又忽然聚了攏來，沒有一個人能安靜着的。當日我因爲在遊戲的當兒，從高處跌了下了，打傷了左肩，感覺得非常的劇寒，所早已獨自走到樓上寢室裏去睡了。當時夜闌更深，萬賴俱寂的時候，突然有人走近我的睡床，伸首到蚊帳裏來

窺我。我一回頭看去，不覺訝然，因為想不到，原來是孫逸仙氏。

我一見孫逸仙氏，即慢慢地起身來。孫氏却急行制止我。在他天生成溫和的臉上，莞爾微笑地問我道：『你睡着了嗎？』我只意爲孫氏是來慰問我的傷害的，所以不大能夠對他說我睡不着，更兼左肩非常疼痛，話也說不出。而孫氏却又破顏一笑地說設：『唉！你也尚且如此，我實在睡不着。我的一生的運命，就在今夕了。幾年的辛苦，如果在這方面而成功，則就是將來發展的端緒了。一想到這裏，我時時刻刻，心裏有如聽着鎮南關方面的砲聲。雖然要想睡。又豈能睡得着！』我到現在還不能一掬孫氏的衷情，不過那時堅執着他的手。不一會，鄰床又聲如雷起，嘆道：『誰能睡得着呢！』就突然地起了身來，原來這是目光爛爛的胡八義。在鄰室又有人相互和聲地說：『誰能睡得着呢！』就走了出來，原來是黃興氏。那時已經將近三點鐘，窗外也聽到聲聲幽靜的晨鷄啼聲，其實，十二月一日的夜，就是如此的過去了。

翌晨二日，早上將近九點時候，我因為發熱，幾乎入于昏睡的狀態，忽然被黃興氏搖了起來，報道：「快哉快哉，占領鎮南關的電報來了！」他就一響不聲地走向樓下去了。後來胡漢民也來了，胡八義也來了，黎生也來了，大家對於這一事件，很有味的講來講去。樓下也很騷雜地時時聽得喊萬歲的聲音。不一會，孫氏來了。孫氏現在是急于醫國的人，並且也學習得歐美的醫術，得有 D.O.C.T. 的學位，久在香山縣服務醫業，很有經驗。先給我診視病態，後來徐徐地對我說道：「君啊；請爲我慶祝，鎮南關勝利的電報，已經來了第三次了。形勢極佳。我們明天早上，就要離開此地投軍去了。只是因爲你有疾病，不能回去，真是可悲的。」我一聽了這一句話，就覺的不能忍耐，我豈不可做一個中國革命的目擊人嗎？這一次千載一時的機會，應當巡逡而爭鬥的。我就蹶起地叫道：「不，請你帶我同去，我縱使失去生命，還是以爲失此機會是可惜的！」孫氏的目力真輝耀，他實在是知我的人。孫氏去了，後來來的是執業洋服裁縫，在安南革

命黨中的篤志家甄某，因為要預備軍服軍帽，所以急急地要來檢查我們的身長。我早已不得安臥床上，強鼓病軀到樓下。一走到事務室，只看大桌子上燦爛的金銀物品滯積爲山。這就是大家聞知勝報，一時所送來的。（

斷水樓主人：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

（1）時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歷一九〇七年，總理稱爲第五次革命失敗

（2）參看堅毅類『我不自殺！』條。

拿翁氏

我們諸人入南和之家的時候（1），高舉文煙鎮的山上，有如藥罐那樣的沸騰起來了。其底裏雖然沒有熱，但是革命黨首領來了，日本大人來了，的聲音，忽然將此幽閒的小天地震動了。唉！可羨哉，文煙鎮啊！有意的坐着那裏成爲東亞的小瑞士，他橫斷廣西越南的國境，廣袤二哩的別一天地，清朝也不能犯他，法國也不能掠他，民皆樸實，樂于獨立自治和平，

真是天生成的自由鄉。

後來那模村的將卒數人，跑來迎接我們諸人。先報告鎮南關的戰況，進而即成爲中國人所持有的久議不決。從他們的話上聽來，鎮南關的本營，現在還有陸榮廷帶領官兵死守着。革命軍占領其直上在山巔三個要塞，時時僅以步鎗相交射。他們是等待自龍州方面的官兵應援隊開到；這一方是引頸等自東京方面，孫總領諸人的到來。

時門外門內蟻集着許多里人，實不能制止他們不動。因爲沒有密室，就以屋上置物處爲議場。但是久議不決，兩方面都很暴露出中國人的心的不定式。我就眺望在正面壁上『萬事勝意，財如川來』的扁額，又聯想到中國人的本質了。隔了半個多鐘頭，D男爵就坐在石臼上，預備咬餅乾吃。隔了一小時後，他們的遲疑不決，還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于此，剽輕的D男爵也響蹙起來，我也不勝其焦急。他說：『這不是拿翁式。』我說：『這不是光秀式。』後來我提出了一個計策，胡漢民就

先嚴厲的喊道：「快前進啊！必須在日沒之前，先達山巔，如果能夠藉着殘陽，即以十二生的砲照準着連射數砲。如果今日不去，天下的事，就難定誰了啊！」遲疑就是失敗之母，超越亞爾波期山而立圖意大利者，就是拿翁式啊。中途長議，徒費時間，這在法國的兵法上，是沒有聽見過的！

「說這話的人，就是D男爵。他要求我趕速譯告孫氏。

我是本來知孫氏是醉心于拿翁式的，因此就將這話對他說。看啊！其結果實比觸電還快呢！就起身預備乘馬，預備着的馬車，也就調了來。于是孫逸仙，黃興，D男爵，胡八義及我五人擇馬，其他都乘馬車，各自着鞭，向那模村出發了。時余撫馬背，即吟一絕，藉供一笑：

感來意氣不論功，

魂夢忽驚怔馬中，

漠漠東亞雲萬疊，

鐵鞭叱咤厲天風。

在此諸人中，最能騎馬者爲孫氏，次爲D男爵，余甚恥不及，常落最後。（斷水樓主人：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

(一)年代同前

鎮南關上

鎮南關在廣西地方，地勢極爲險要，西南與安南東京相接。黃明堂和王和順奉總理命進攻鎮南關，王和順至期隊伍不集，總理因委黃明堂爲鎮南關都督，馮祥土司李佑卿爲副，何伍爲支隊長，集合義勇團百餘人，在十月二十六日夜裏，繞鎮南關之背而偷襲之。鎮南關守兵驟不及防，鎮南關遂爲吾軍所佔領，總理於二十七日就上鎮南關指揮。

現在我要說明當時我們上關的情形。我們一路走的，先生自己，克強和我，我的堂弟毅生，盧伯琅，張翼樞，（他們是在安南巴維學校讀書告假從軍的）還有表同情于革命黨的法國砲兵大尉和日本同志池享吉。我們先從河內坐火車到諒山，到了村中，找着辦游勇的同志，住在安南很久的何老五，（卽何伍）在村中有十多家黨羽。我們接洽好了，就要從這個村

子出發，想爬登鎮南關的山後。這件事情不能不秘密，所以先到何老五家裏，他就派了十來個人做保護，這十多個人手裏都是拿着刀，因為沒有槍。走到了山脚下，我們就開始爬上去，從下午五時起爬到十時，還沒有爬到。爬上去的時候最辛苦的有三個人：一個是法國砲兵大尉，因為他身上背着一支藏煙槍的箱子，非常累贅；一個是克強，他是一個胖子，越爬越喘氣；還有一個，要算我了。當時我的身體非常羸弱，他們都沒有生病，惟有我是生病了。一來呢，我身體的底子本來不大好；二來呢，我到村子裏的時候在何老五家裏隨便弄了一點東西吃了，把我的肚子吃壞了；三來呢，我爬到五六時的時候，覺得口渴得很，把衛兵葫蘆裏的冷水又喝了些，這樣就在肚子裏作起怪來了。我心想我們爬得快要到了，還是快點爬來得好，等到望見砲台的時候爬得更快。我自己都不曉得怎樣，忽然昏倒在地上；一路冷風吹過來，我面上覺得發冷，心裏却是很明白。他們看見我昏倒了，要想把我抬起來。我自己神經上覺得自己自言自語地說道：『

不要抬我，我在這裏歇一下就好了……你們……先走……」我記得彷彿這樣說。總理究竟是非常有經驗的，他也是叫大家不要抬，他說：『這是不要緊的，只要睡一下就可以好了！』于是他就指揮把我的足部襯高頭部放底，這樣一來我就頓然非常明白，等一下，我說：『我可以同大家同走了。』

大家一路快爬到砲台，就在砲台底下和砲兵住下。那個地方很高很冷，我進去的時候，我的病已經好了，那時的砲兵已經都沒有槍，台下堆着草，我們就把毛草堆當着我們住宿的地方。我和毅生同睡，當晚我也是沒有毛病。我的習慣一大早起來總是要大解，第二天天明醒來，我以為我的肚子還是要作怪，其實不然，我已全然無病。我要上山頂大便的時候，敵方的槍可以放過來。因為鎮南關要塞一共有三個砲台，爲防法的要地，另外還有土砲台，爲法軍所佔，我們上山時當晚沒有守這個砲台，天明時才發見，他們看見有人上山頂公然把槍開過來了。

孫先生和我們上山頂的時候已經深夜，當晚大家疲倦得很，沒有作什麼事，躺着就是睡覺。法國砲兵大尉走得累了，拿出煙具來大吸了一下。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大家才起來看砲，三個砲台上祇有一個砲可以打，砲的口徑是五生的，其餘一種砲不過是前膛砲，幾支槍也是老式的沒有效用的。再就那最要緊的大砲來說呢，據法國砲兵大尉的觀察，這個砲的器具不全，標尺已經沒有了。後來他酌量放了幾個大砲，他說：『可以有把握，這個砲可以使用的。』不過，事情太不湊巧，再看別個砲台，砲的方向是向安南的，開砲就是向安南打，不能向中國境地的清軍打，大砲的方位又是改不過來。無以當時就是有二個問題：一個是大砲的方位改不過來，有了大砲等于所用；一個是七十枝槍是老式的都不中用，要重新配才行，法國大尉要想把砲的方向改過，但是沒有工匠，一個人弄不好，就是有了工匠不是一二天可以辦得好的，法國大尉弄得沒有辦法。就是配槍的話，又是非下山不可。我就把這種情形對總理說，我的意思認為在此無辦法的環

境中，遷延下去，倒不如下山後另找辦法，先生就說：

『我是不願意下去！我不願意下去的理由呢，也有兩點：第一，我是十多年沒有踏過中國的地方，我現在踏在這個山上覺得很高興，我簡直捨不得下去，我認爲我們在這裏總是有辦法的。第二呢，他們數十人敢佔砲台。就是要希望我們來，要是我們走了，這個砲台不是馬上失守了嗎？』

總理的話別有見地，不過我仍申說我的理由，我說：

『如果我們在這裏沒有辦法呢，我以爲坐守在這裏是不必的。我們這個砲，而這個砲也沒有戰鬥的作用；守這數十枝槍也沒有最終的目的。至于這些守砲的將領也會明白我們在這裏是無法幫助他們，就必定想我們下去了想法來策應幫助他們；就必定想我們下去了想方法來策應幫助決不因此而失望。』

總理覺得我們說的話理由很充分。當時兩方面打仗的時候，我們這面的兵總算很勇敢的，我們兩面山頭隔着，一面打着一面罵着，一面說：『

我們怕你們嗎？你敢走過來，統統打死你們！」一面也說：『不要逞兇，我們槍再多一點的時候，統統把你們捉起來了！』他們這種打罵並舉，相映成趣。不過這些人勇敢固然勇敢，當須加以訓練始可，這樣下去，總是毫無辦法，我們只好想法下山。

下山的路子就是我們爬上來的路子，我們仍舊從山背的地方下去。離開砲台下來的時候已經下過雨，滑得很不容易走。爬下來的時候以先生爲最有本領，他祇跌了三交，我和克強簡直跌了七八十交，別的人也都是跌了二三十交，後來日本同志就發明一個方法，就是用溜下去的方法，一直滑下去滾下去，一面滾的快一面又可以少跌交，我們就這樣溜下來了。

下來以後，還是到村子裏，在何老五的家裏經過了一下。

鎮南關之役的情形如此，只好回到安南境地去再想方法。（胡漢民：

南洋與中國革命）

（一）年代同前。

三藩市領事的愚妄

庚戌年（一）孫先生從歐洲到了美國三藩市。剛到車站，同志們去歡迎，教站上搬運夫把行李送到美洲少年報館去。當時美洲少年報館在三樓，清領事館在二樓，外國人不甚辯得清楚，就送到清使館去了，使館很詫異，就把先生的行李打開，偷看了所有的秘密的文件，然後又收拾好了，不料誤把使館公文掉在裏面。後來搬運夫把誤送的行李拿回，先生打開一看，東西都亂了，並且有使館公文在裏面，知道被打開過了，就同王伯耀到使館，叫領事到先生寓居的粵東旅館去。這時當三藩市領事的是廣東人許炳榛，知道事情不了，不能不去。去了就被孫先生質問，許自知理屈，只是叩頭涕泣求饒，（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一）時宣統二年，西歷一九一〇年。

孺慕依依

孫先生少年喪父，三十歲後周流各地，奔走國事，沒空閑侍奉慈母。庚戌年，先生從美洲到日本，不能留，於是乘日本輪船到南洋。路過香港，要上岸看看母親，又被當地政府禁止，不得已只有叫人請先生的母親到船上來，百般安慰，船要開了，這才分別。（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民國的恩人

民國的恩人有兩個：一個是日本宮岐寅藏，別號白浪滔天，簡稱滔天。這是人人知道的。一個是法國人羅氏。當孫先生甲辰年到歐洲，由前安南總督某某的介紹，以羅氏爲記室。孫先生告訴他革命的方略。羅氏很喜歡，說：『倘是這樣，中國的革命可以免去危難了。』不久孫先生東歸，羅氏也來到安南。防城一役（一）很得羅氏的幫助。第二天河口一役，孫先生

用的法國軍官很多，不知道中國內情，剛好羅氏又做河口領事，使指導法國軍官，於是河口占領了。事敗後，孫先生漸漸不能在東方立足，一直到辛亥，沒和羅氏通過音問。八月十九武昌起義，羅氏正是做漢口總領事。二十日，漢口領事團對於革命軍意見不一，瑞澂就聳動他們，說是義和團又起了，德領因此很是激昂，教海軍卸下砲衣，決心就要開砲。剛好劉仲文章一布告，寫臨時大總統孫文的名字。羅氏得到報告，很是喜歡。到了會場，德領首先發言，說這和義和團一樣，不可讓他蔓延，主張開砲。羅氏就說：『這話不確，剛才得到報告，武昌布告，臨時大總統是孫文。孫文是我的老朋友。這人主張共和政體，很有規模，豈能認他是義和團？』並歷舉孫先生從前的言行。這時俄國和法國關係密切，美國因為是共和政體，而英國又和美國關係密切，因此都贊成羅氏的話。只有日領的意見和德國同，但是不固執，結果便四國同調，決定嚴守中立，到了晚間中立的通知便張貼出來了。武昌起義能勝利，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見江介散

革命的伴侶

中山既致力於傾覆滿清，備嘗艱苦，受盡世變，不幸不能如中國尋常的丈夫這樣投合爲妻的意思，常常的分離。他所遭的危險和不安的地位，都是習慣於安居家庭生活的盧氏所不慣的。她雖然常常勸他放棄危險事業，但是祖國的呼聲，使他對於她的婉言，漠然不聞，於是兩人中間漸漸生出隔閡來了。結果，他在所謂二次革命運動失敗亡命日本後，她以侍高年父母爲理由，不願隨他在一起，因中山力主要她在一起，她勸中山納妾；但是他竭力反對這種腐敗的風俗。於是盧氏主張分離，經過幾件不妥協的事情後，他們同意離婚了。中山遂過他的獨身生活，沒有一個替他主持家務的人。半年以後，他與宋慶齡女士相遇，他是他的一個老革命同志的女兒，受過美國教育，才從威斯連洋大學畢業。平常的革命事務，使他們兩

人接近。祖國是他們兩人都愛的，而又都願爲祖國獻身的。他是中國的領袖，現在又是獨身者了。於是從友誼進而變愛，數月後，他們訂了婚，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日本結婚。（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鐘的時候（1），有一位看護婦，表現極急忙的樣子，出病房來對家屬和各同志說：「今天早晨，孫先生的態度，忽然由極勇敢的而變爲極慈善的。這兩天以來，喉中含痰極多，今日午後尤甚，而且神思又不十分清楚，依我的經驗看，恐怕孫先生已經是到了極危險的時候了。你們諸位有什麼話要向孫先生請示的，現在恐怕已經是到了時候了。」因爲以前我們大家都知道大元帥的病症是絕望了，所以許多同志極力主張預備一個遺囑，以便到萬一危急的時候，請示大元帥簽一個字，作本黨永遠遵守的信條，要辦這件事，就付託到汪精衛先生。所以汪先生聆了

這位看護婦的話，便約同三位家屬，先請宋夫人出大元帥的病室，他們那四個人就進病室內去，關上房門，站在大元帥病床之旁。當時大元帥正在昏迷，似睡未睡之中，聆到有人聲進來，便驚醒了，打開眼來一望，向同志們說，『你們有甚麼事呢？』說後又把眼閉了。汪先生說，『我們四個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資格，來看 總理的病況的。 總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過好了之後，必須常時間的調養，在調養的時期之中，本黨的事情很多，又是很忙，不能個停滯的，一定要有同志，代 總理去執行黨務才好。要有同志能夠代為執行黨務，合乎 總理的意思，沒有錯誤，一定要 總理先說幾句話，讓各位同志有所遵守才好呢。』大元帥對於汪先生的說話很像聚精會神的聆，聆完了之後，似乎有一種深思遠慮的態度，有許多話都要說的樣子。但是沉靜了許久，方打開眼來莊嚴的諭曰：『我沒有什麼話要說呵，我的病如果是好了，有許多話說不完，我就搬到湯山去休養，費幾日的功夫，詳細的分別對你們說；我的病如果不能

好，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大元帥說完之後，又閉起眼來。汪先生再請求說，『看我們 總理的病，一定是可以好的，不過在沒有完全好之先，恐怕調養的時間太久，不能夠理事務；而本黨的事務，現在又是很忙，又不能夠停滯；所以還是希望 總理早說幾句話，讓我們能夠遵守，照那些話去進行黨務才好呢。』大元帥沉靜了許久，再打開眼來諭曰：『我看你們是很危險的啊，我如果是死了，敵人是一定要來軟化你們的；你們如不被敵人軟化，敵人是一定要加害于你們的；你們如果要避去敵人的危險，就是一定要被敵人軟化，那麼我又有什麼話可說呢！』說完了這一段話之後，又再閉起眼來。汪先生便更用極誠懇的態度請求說：『我們跟 總理奮鬥了幾十年，向來都沒有怕過危險，以後還怕什麼危險呢？向來沒有被敵人軟化過，以後還有甚麼敵人能夠軟化我們呢？不過總是要 總理先告訴我們幾句話，令我們有所遵守，方知道怎麼樣向前去奮鬥呢？』大元帥看見他們的請求，是這樣的懇切，便再打開眼來諭曰：『你們要說甚麼話呢？』

汪先生答曰：『我們現在，預備好了幾句話，讀到總理聆，總理如果贊成的，便請總理簽個字，當作總理所說的話；總理如果是不贊成的，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爲筆記下來，也是一樣。』總理聆到這地便立時諭曰：『好呀，你們預備了甚麼話呢？念到我聆吧。』汪先生便馬上拿出頭一張字來，低聲慢讀曰。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大元帥在這張字讀完之後，便表示極滿意的態度，點頭諭曰：『好，

呀，我很贊成呀。」立時又有一位家屬繼續請求說：『先生對於黨務，既是贊成說幾句話，對於家屬，可不可以照這個樣子，也說幾句話呢？』大元帥諭曰：『可以呀，你們要說什麼話呢？』汪先生又照頭次的樣子，拿出第二張字來讀曰：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爲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大元帥聆完了這張字後，又點頭諭曰：『好呀，我也很贊成呀。』汪先生更請求說：『總理既是很贊成這兩張字，今日可不可以就簽一個名，當作總理自己說的話一樣呢？』大元帥點頭諭曰：『可以呀：』于是汪先生便打開門，出去拿筆來。宋夫人坐在門外的大客堂中，看見病室的房門一開，便立時走進去了。大元帥看見夫人進來了，似乎是要免去動夫人對於病人絕望的感情，所以立刻諭汪先生曰：『今天不要簽字，過幾日再看罷』

。』他們那四個人，祇得遵照大元帥的命令，不敢再請求簽名了，依次從病室中出來，等大元帥去休息了。因為這個情形，所以我們所得的這兩張遺囑，十二月二十四日還祇做過一半工夫。一直到三月十一日正午以後，大元帥對於各同志和家屬，便吩咐說：『現在要分別你們了。』更要汪精衛先生到床前諭云：『拿前幾日所預備的那兩張字來呀，今日到了簽名的時候了。』汪先生只得將那兩張字呈上，由宋夫人含淚抬起大元帥的手腕，執鋼筆簽名。大元帥簽名畢，便用極安靜的態度，召家屬還立左右，一囑咐後事畢。並諭各位同志云，『我這次放棄兩廣來北京，是謀和平統一的，我所主張統一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建設一個新國家。現在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是數十年為國民革命所抱定的主義，不能完全實現，這是不能無遺憾的！我很希望各位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那麼我雖然是死了，也是很瞑目的。』從此以後，呼吸更極艱難

，精神疲倦，不能連續的說四五個字以上的話，只有不連不斷的反覆說，『和平！』『奮鬥！』『救中國！』那幾句話了。醫生以爲病人太辛苦，便請勿言，好自安眠。從十一日下午安眠了以後，在十一日晚六時半，忽然醒過了一次，手足就變冷了，不能多作言語，到十二日晨約二時許。再醒了一次，更是不能言語了，祇是喘氣不堪。延至八點多鐘，克利醫生還來看過一次。及到了九點三十分，大元帥便和世界上的人類長辭了！（黃昌穀：孫中山先生北上患病與逝世後詳情）

（一）時在民國十四年

喜歡吃波蘿

南洋產的菓品不少，但是孫先生都不多吃，最喜歡的，只有波蘿。後來先生回國後，張永福林義順等人時常送來，因為知道先生是喜歡吃的。

（見鄧慕韓：總理軼聞）

惡聞番婆花香氣

孫先生住在星洲晚晴園時，園裏面有一種花，俗叫番婆花，很香，婦女們最喜歡，只是先生最可惡，說這花味道等於榴蓮，聞到就要作嘔。（

見鄧慕韓：總理軼事）

赤十字社救傷法

孫先生在丙申年倫敦清使館遇難後，曾經做了一本赤十字社救傷法，這書在外面流傳的很少。後來居留在日本時，又把這書略略修正，重印千本。當時是慕韓和廖仲凱担任校勘。這可算孫先生最初的著作，（見鄧慕韓：孫中山先生軼聞）

主張廢止死刑

孫先生以為死刑有傷人道，又無益於國家和社會，太平以後，可以把乍浦築成商港，象山築成軍港，把各省應處死刑和帝制各犯，罰做工人，既可免國家禍害，又可與國家福利，可說是一舉兩得。（見江介散人：革命閒話）

不讀無益的書

總理畢生可說是不讀無益的書，凡是中西典籍以及報章雜誌，無不博讀，可是從沒見到總理一讀小說雜部，以及其他無關學術的書，所以博而能精，沒有泛濫叢雜的弊病。（見邵元冲：總理學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800B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總理事集

每冊定價四角五分

編者 洪為法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塘山路九二六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分發行所 民智書局
(南京 廣州 武昌 長沙)

分售處 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〇〇至二〇二號)

版權所有

雙

民國四年四月廿五日收到